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編輯



第三十五集

二度梅

梅絳雪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三十五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京剧彙編　第三十五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5 2/16・插頁：2・字数：112,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册

統一書号：10071・238　　定价：(7)0.48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暂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顺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致。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二 度 梅

何时希藏本

提　要

唐代，梅伯高为奸相盧杞所害，其子良玉逃出，为僕陈东初家。陈亦因梅事辞官，退居揚州。

一日，梅花盛开，陈于賞梅之际，忽忆为亡友忌日。正欲望梅致祭，突然風雪大作，梅花尽落。陈料梅嗣已絕，万念俱灰，拟去落髮为僧。經夫人等苦劝，終謂若一夜之間，梅不重开，即当别家隐去。良玉感甚，夜祭梅花。适陈女杏元亦来花园为父求神，見之甚奇，遂囑良玉書梅氏灵牌。次晨，梅苞果放，馥郁滿园。陈祭亡友，良玉垂泪。繼从灵牌陈断定良玉为梅氏后代，問之果实。闔家欢欣，并以杏元相許。

北番犯境，屢战不克。盧杞以陈异已，請命杏元和番。聖旨到来，举家痛絕。杏元于酒席筵前痛斥盧杞。盧虽羞忿，然亦無可如何。陈命良玉送行，夫妻相别于"重台"，贈釵和詩，極尽悲苦。

行至昭君庙，杏元万感交集，投身"落雁岩"；經昭君显灵，送至梅友鄒伯符花园。杏元改名易姓，被鄒妻認为义女。

良玉为避盧杞，亦更名以主文名义隐匿鄒家，每思杏元，时撫金釵。不意釵被丫环携去。良玉失釵，謂見杏元無望，得病几死；杏元見釵，亦疑良玉罹难，殊不欲生。事为鄒女窺破，从中斡旋，夫妻終于团圓。

本剧故事源出小說"二度梅"，由"賞梅識破""罵相别家""重台贈别""落雁岩""落花园""失金釵""賞月重圓"七折構成。除"落花园"一折偶有演出外，余久失傳。此次刊出，由原收藏人何时希同志略加整理。

賞梅識破

第一場

〔陈东初上〕

陈东初　人生不滿百，常怀千岁憂。

下官、陈东初。近日收了一个書僮，看他行动，不像下等之人，好像那——(想介)怎么，想不起。好像哪一个？咳，这且不言，去年此时，我那梅伯高年兄被盧杞所害，斬首市曹。朝中人人痛惜，稍有心肝之人，不甘与奸賊同党，告老的告老，辞官的辞官。我也趁此回乡。想起梅兄赤胆忠心，落得如此結果，怎不教人酸鼻也！

(唱西皮原板)

恨奸賊害忠良市曹斬首，

一家人四逃散各奔他州。

也不知梅年兄可还有后？

思想起不由人珠泪双流。(書介)

〔王正上〕

王　正　梅花多茂盛，来請看花人。

参見老爷！

〔陈东初看書出神介〕

王　正　啓老爷：这花园之內，梅花开的茂盛，那梅不高不

陈东初　（惊介）什么梅伯高？

王　正　呃，我說那梅不高不矮，長的甚是好看，請老爷前去賞梅。

陈东初　請夫人、小姐、大相公出堂，同去賞梅。

王　正　是。翠环！

〔翠环上〕

翠　环　院公，什么事？

王　正　老爷請夫人、小姐、大相公前去賞梅。快快去請！

翠　环　曉得。有請夫人、小姐、大相公！

〔陈夫人、陈杏元、陈春生上〕

陈夫人　随夫回家乡，

陈杏元
陈春生　一家乐安康。

陈夫人　老爷！

陈杏元
陈春生　爹爹！

陈东初　夫人請坐。兒等坐下。

陈杏元
陈春生　謝坐！

陈东初　适才王正报道：花园梅花开的茂盛，請夫人同去賞梅。

陈夫人　妾身奉陪。

陈东初　我兒一同前去。

陈杏元
陈春生　是。

陈东初　王正帶路！

王　正　遵命。

陈东初　（唱西皮散板）

王正报梅花开各色皆有，

陈夫人　（接唱）

一家人喜团叙快乐無憂，

陈杏元　（接唱）

賞名花也須有佳肴美酒，

陈春生　（接唱）

对早梅賦清詞名士風流。

王　正　老爷，請看这梅花开的多么好看！

陈东初　倒也不錯。

陈夫人　这梅花可是他亲手栽种？

陈东初　乃是新收来的那个書僮栽种的。

〔陈杏元、陈春生对看介〕

陈杏元
陈春生　是那書僮栽种？

王　正　梅花虽是書僮栽种，是我帮他澆水，我也有一些功劳。啊老爷，那書僮他还会念書写字，連念帶唱地，好像道士念經一样。

陈东初　怎么，他还会写字？

王　正　他一天到晚，除了写字，就是哭。

陈夫人　如此說来，那書僮定然十分伶俐，何不喚他前来，看上一看。

陈东初　好。王正，喚他前来！

陈春生　姐姐在此。（指陈杏元介）

陈夫人　一个書僮，何必迴避？

陈东初　女兒不必迴避。王正，快些喚来！

王　正　遵命。啊，書僮！老爷、夫人喚你。

梅良玉　（內）来了！（上）

（唱“哭相思”）

背井离故乡，

家破人又亡。

王　正　不要唱山歌了，过来見过老爷。

梅良玉　叩見老爷！

王　正　这是夫人。

梅良玉　叩見夫人！

王　正　这是小姐、大相公。

梅良玉　小姐、大相公，小子有礼！

陈杏元
陈春生　罢了。

梅良玉　老爷、夫人呼喚小子，有何吩咐？

陈东初　你栽种的梅花，十分茂盛，夫人要看看你这个伶俐的書僮。

梅良玉　老爷、夫人夸奬！

陈夫人　老爷何不备些酒肴，暢飲几杯？

陈东初　夫人言得極是。王正备酒！

王　正　遵命。（摆酒介）

陈东初　書僮！

梅良玉　有。

陈东初　你將上色盆景梅花移上几盆，与夫人賞玩。

梅良玉　遵命。（搬花盆介）

陈东初　杏元、春生！

陈杏元
陈春生　爹爹！

陈东初　你二人奉敬你母亲几杯！

陈杏元
陈春生　遵命。

陈夫人　啊老爷，你来看，日光照耀，天上飞雪了。

陈东初　这眞是天公凑趣，助人詩兴。杏元、春生！

陈杏元
陈春生　爹爹！（斟酒介）

陈东初　你二人各題詩一首，以賞此花。

陈杏元
陈春生　遵命。王正！

王　正　在。

陈杏元
陈春生　取文房四宝过来！

王　正　是。

陈夫人　老爷請！

陈东初　夫人請！

（唱西皮原板）

　　一家人賞梅花开怀飲酒，

陈夫人　（接唱）

　　看膝下兒女好喜上眉头。

陈杏元　（接唱）

　　观此人一定是書香之后，

陈春生　（接唱）

　　因甚事作奴隶甘居下流！

陈东初　你二人詩可作成？

陈杏元
陈春生　鄙俗不堪入目，請爹爹指教！

〔陈杏元、陈春生呈詩介，陈东初看介〕

陈东初　尙佳尙佳。

陈夫人　天色將暮，雪更大了。

陈东初　夫人，此景正应那古人之詩：

有梅無雪不精神，

陈夫人　有雪無詩俗了人；

陈杏元　日暮詩成天又雪，

陈春生　与梅并作十分春。

陈东初　（嘆介）咳！

陈夫人　老爷为何忽然煩悶？

陈东初　我想起我那年兄梅伯高。

〔梅良玉正搬花盆，听介，摔盆介。王正吓梅良玉介，梅良玉哭介〕

陈东初　我那梅年兄被奸臣所害，市曹斬首，記得就是今天。

陈夫人　老爷不要想那伤心之事，恐怕未必就是今天。

陈东初　我記得清清楚楚，正是去年今日。

陈夫人　不必想他，恐怕記不清楚。

陈东初　記得清楚。

梅良玉　（低声）不錯不錯，正是今天这个日子。

〔王正打梅良玉介〕

王　正　（低声）你怎么知道？

梅良玉　（輕哭介）我知道，我知道。

王　正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梅良玉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哭介）

陈东初
陈夫人　啊王正，你为何打他？

王　正　启禀老爷、夫人：他多口，他說是今天这个日子——

陈夫人　今天什么事？

王　正　我不知道什么今天、昨天。

陈杏元
陈春生　你不知道，他定然知道。爹爹、母亲，何不喚这書僮上来，問个明白？

陈东初　不錯。王正，將書僮喚来問話！

王　正　是。啊書僮，你不要哭！你不要哭！

梅良玉　我無有哭！我無有哭！（哭介）

王　正　（打介）你不要哭！（打介）我要你笑！

梅良玉　我無有哭！我笑！我就笑！

王　正　你笑啊！你笑啊！

梅良玉　嘻……哏呀！（哭介）

陈东初　王正、書僮，还不快来？

王　正　老爷、夫人喚你，快去見来！

〔梅良玉擦眼淚介〕

梅良玉　叩見老爷、夫人！

陈东初　起来起来。

〔梅良玉咽哭介〕

陈夫人　怎么这書僮哭声不止？

陈杏元　其中定有原故。

陈春生　乃是王正打了他了。

陈夫人　王正！可是你打他哭的？

王　正　我未曾打他呀。

梅良玉　他——

王　正　我無有打你！

梅良玉　他、他、他未曾打我。

陈东初　他未曾打你，你为何哭得这个样兒？

陈杏元　此人心中，一定别有心事。

陈东初　看你这个样兒，好像有些瘋魔。你將啼哭原因，快快說明；如若不然，我是要責打的！

梅良玉　啓稟老爷、夫人：适才老爷提起梅——

陈东初　梅什么？快講！

梅良玉　那位梅大老爷与小子本是同乡，而且还是近鄰。老爷提起梅大老爷典刑之日，正是去年今天，故此我就伤心起来了。

陈东初　你怎么知道这样清楚？

梅良玉　啓禀老爷：去年我同先父在京之时，多承梅大老爷照应，我們受过他的恩惠。他的典刑之日，故尔記得清楚。

陈东初　你既是他家近鄰，你可知道他家还有何人？

梅良玉　他家中还有母子二人。

陈东初　啊！如此說来，梅年兄还有后。你可知道梅家公子他叫什么名字？

梅良玉　他——他也姓梅。

陈东初　呃！我知道他姓梅，他叫什么名字？

梅良玉　他叫梅良玉。

陈东初　嘔！他叫梅良玉。你可知道他現在流落何方？

梅良玉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但知道，我还曉得。

陈夫人　知道曉得，还是一句話呀。

陈东初　你知道他流落何方？

梅良玉　哦！大概就在这一方。

〔陈杏元、陈春生对看介〕

陈东初　咳！不要管他現在何方，明早备份祭礼，祭奠祭奠梅年兄，保佑他的后代能到我家，我必定另眼看待。夫人意下如何？

陈夫人　老爷高見。

陈东初　好！王正，准备香燭祭礼，明早祭梅。

王　正　是。

陈东初　正是：

祭梅为訪忠良后，

陈夫人　早来我家免挂憂。

陈杏元　看来还須天保佑，

陈春生　滿天風雪令人愁。

〔陈杏元、陈春生、陈东初、陈夫人、翠环下〕

王　正　你把梅花收拾好了，明天祭奠梅大老爷之后，那份祭禮，一定是賞給我們吃的。

〔風声响介〕

梅良玉　不好不好，怎么起了这样大的風啊？（看介，惊介）哎呀風雪交加，不好！梅花要被風吹雪打，哎呀糟了糟了！

王　正　我們快將梅花收到屋子里去。

〔王正、梅良玉搬花盆介，王正跌倒介，爬起又跌，又起，搬梅树介〕

梅良玉　这树如何搬得动啊？（看介）哎呀！

（唱西皮搖板）

霎时間狂風起冰雹如豆，

王　正　你来搬花呀！

梅良玉　（接唱）

眼看着梅花落無法可收。

王　正　你怎么样了？搬哪！

梅良玉　咳！

（接唱）

老梅樁根深固怎能搬走？（看介）

風雪过这五色梅朵朵全休。

哎呀老伯伯呀！方才老爷言道：明早借这茂盛的梅花，祭奠梅大老爷。如今梅花被打，請你进內稟报

一声，明早还祭是不祭？

王　正　他要不祭，这份祭礼，我們得不着了。

梅良玉　祭礼倒是小事，禀报梅花被打，乃是大事。

王　正　好，待我进去禀报。

梅良玉　請你快去！

王　正　我去。

梅良玉　快去！（一蹺、兩蹺介）

王　正　我就去。

梅良玉　你快去！你快去！

〔王正推梅良玉下〕

王　正　这个小孩子，梅花被打，他怎么这样着急？待我进去禀报。咳！乱得連晚飯还未曾吃呢。（小圓場）啊，翠环姐！

〔翠环上〕

翠　环　什么事？

王　正　方才一陣大風大雪，將滿園梅花尽行打坏。老爷要借梅花祭奠忠良。如今梅花已經打坏，明日早上，老爷是祭还是不祭？請老爷吩咐一声，也好准备。

翠　环　喲！这么点兒小事，何必連夜来报？

王　正　我也是这样想，那書僮大惊小怪，催着我来的。

翠　环　待我替你禀报，你等一会兒。有請老爷、夫人！

〔陈东初、陈夫人、陈杏元、陈春生上〕

陈东初
陈夫人　何事？

王　正　梅花被風雪打坏，明日祭奠忠良，祭是不祭？請老爷、夫人示下。

陈东初　梅花被打，忠良一定無后，我要看破紅塵，削髮修

行去了！

陈夫人　　　　　　　　　　老爷呀！
陈杏元　此事如何使得。喂呀爹爹呀！
陈春生　　　　　　　　　　爹爹呀！

陈东初　我已看破世事，你們不必多言。除非一夜之間，梅花重开，忠良才有后代。如若不然，我还是出家呀。（下）

陈夫人　曉得了。兒呀，不要啼笑，你爹爹不出家了。

〔陈夫人下，陈春生随下〕

陈杏元　翠环！

翠　环　有。

陈杏元　我們备些香燭，祝告花神，祈求梅花重开。（下）

翠　环　是啦。老伯伯，你听見了沒有？

王　正　我全都听見了。

翠　环　我也不多說了，你到花园去吧！我預备香燭去啦。（下）

王　正　这是哪里說起？（小圓場）啊書僮！書僮！

〔梅良玉上〕

梅良玉　老伯伯你回来了。梅花之事，稟过老爷了？

王　正　再也不要提起！我去稟知老爷，老爷言道：梅花被打，忠良一定無后，他要出家修行去了。

梅良玉　啊！老爷为梅家之事，他、他、他要出家么？

王　正　怎么你發了瘋了？老爷为梅花之事，不是为了梅家之事，不要弄錯了。

梅良玉　（哭介）哎呀！

王　正　这个时候我也無有打你，你怎么又哭起来了？

梅良玉　我害了人了。

王　正　你害了人？我去报官，不要連累了我。

梅良玉　如此說来，老爷一定要出家了？

王　正　經夫人、小姐、大相公苦苦地哀求，老爷言道：如一夜之間，梅花重开，或者忠良有后，他便不去出家。我看只要梅家有后，不管梅花重开不重开，老爷就可不去出家了。

梅良玉　梅家是有后的。

王　正　啊！梅家有后？但不知这个小子現在哪里？咳！老爷一出家，我們这府里不知要弄到什么光景？咳！我要在花园等着小姐来求花神，重开梅花。

梅良玉　啊，小姐要来求花神么？此法甚好。老伯伯，我也要前去求神。（下）

王　正　你們求神，我看这是冻坏的。我去弄些开水来澆澆它，它一暖和就可以开了。（下）

第　二　場

陈杏元　（內）翠环掌灯！

翠　环　（內）是！

陈杏元　（內唱西皮倒板）

　　　　恨天公降風雪眞不作美，（注）

〔梅良玉执香上〕

梅良玉　（唱西皮流水板）

　　　　执清香，眼流泪，

　　　　望求花神憐憫垂，

　　　　双膝（哭头）跪，神聖啊！

神聖哪神聖！陈……（跪着，听声介）陈大老爷为梅花被打，心疑梅家無后，他要削髮出家。一家人苦

苦哀求，陈大老爷言道：若能一夜之間梅花重开，他便不出家。想陈大老爷为我梅……（怔住介，跪着兩望門，低声）为我梅家之事，如此心煩。我有心吐出实言，恐有許多不便，哎呀神聖哪！若能憐念我的苦衷，今夜梅花重开，一可保陈府闔家安泰，二么——（坐地看介）哎呀陈年伯，你怎知我就是梅家之后，須仗你庇护之人哪！（"批"牌子。叩头介）

〔王正一手提水壺，一手拿火爐上〕

王　正　傻子，你叩头有什么用处？这梅花乃是風雪打的这个样子，分明是冻坏了。我弄了一爐火，一壺开水，用火將花烤烤，用开水將花澆澆，它一暖和，也就会开了。

梅良玉　哎呀老伯伯，这花冻坏了，是不能用火烤，也不能用开水澆的。

王　正　小孩子懂得什么？我偌大年紀，会不如你！人若是冻坏了，不用火烤烤，不用水洗洗，就会好的么？走开些，我来烤啊！澆啊！

梅良玉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拉下）

〔"夺头"。翠环掌灯托香爐上，陈杏元上〕

陈杏元　（唱西皮慢板）

　　打殘了五彩梅我父伤悲。
　　恨忠良無后輩灰心流泪，
　　因此上他就要出家不归。
　　苦哀求我爹爹心回意悔，

〔注〕　陈杏元內唱"西皮倒板"后，夾以梅良玉的"西皮流水板"和王正的对白，梅良玉、王正拉下，陈杏元才"夺头"上唱"西皮慢板"，一开头就是下句，与前面"西皮倒板"相呼应，另成一格。

必須要一夜間二度开梅。

进园来向花神双膝下跪，

求神灵施法力二度催梅。

哎呀神聖啊！只为梅花被打，我爹爹心疑忠良無后，他要削髮出家，叫我們做兒女的，心中怎安？特备清香一炷，虔心叩求神聖大显威灵，今夜若能梅花重开，卜得忠良有后，我爹爹意轉心回，一家欢乐，奴家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唱西皮二六板）

一片誠心来下拜，

叩求花神垂憫哀。

但願得賜花开再，

一家無事得和諧。

花神不肯（轉流水板）垂憐爱，

梅花已落不重开。

忠良絕后天理坏，

我父削髮不回来。

美滿的家庭成瓦解，

一家骨肉俱受灾。

杏元再三（轉散板）深深拜，（看介）

呀！

（轉西皮搖板）

这一炷殘香何处来？

翠环！

翠　环　有。

陈杏元　你看这里怎么先有一炷殘香啊？

翠　环　是呀，这是誰在这兒燒香来着？

梅良玉　（內）老伯伯，你不能用火烤花，也不能用开水澆花的呀！

〔翠环、陈杏元听介，对拉介，躲在亭后，翠环將灯放在山石后面介。“紐絲”。梅良玉跑上，急介〕

梅良玉　咳！

（唱西皮搖板）

滿园梅花已打坏，

陈公从此塵念乖。

豈知我是梅后代，

想吐眞言怕受灾。

叩求神聖来下拜，

〔梅良玉跪，叩头介。“滚头”。王正抱火爐、水壺上，放下火爐，用开水澆花介，梅良玉搶介〕

梅良玉　老伯伯呀！

（接唱）

哪有这样来催花开？

〔一翻、兩翻，推下。陈杏元、翠环出亭，兩望門，对看介〕

陈杏元　呀！

（唱西皮流水板）

書僮流泪实可怪，

杏元心中解不开。

看他不是下賤态，

屈于奴隶为何来？

下气低声似無奈，

滿怀心事不可猜。

仔細思量难分解，

奇只奇他与忠良同姓来。

梅良玉　（內）哎呀花神哪！

翠　环　来了！

〔翠环拉陈杏元躲介〕

〔梅良玉上〕

梅良玉　（唱西皮摇板）

我心如痴又如醉，

梅花不开我不回。

就在花前来打睡，

夢里求神重放梅。

〔梅良玉睡介。"小开門"。翠环偷看介，見梅良玉睡地下，比手式告訴陈杏元介。梅良玉作轉側介。翠环吓退，碰在树上欲倒介，树枝勾住头髮介，陈杏元在山后取灯，替翠环解髮，折下一小枝梅花，在灯下看介〕

陈杏元　翠环，你看这梅花露出苞来了！果然开了！果然开了！

〔翠环看介，笑介〕

翠　环　哈哈哈！开啦开啦！

王　正　（內）早就开了，这么大的火，一壶水还燒不开！

〔王正提开水壶上〕

王　正　水是开透了，我要澆花了。

〔梅良玉作睡語介〕

梅良玉　开了！

王　正　早就开透了！

〔梅良玉惊起，看梅树介，笑介〕

梅良玉　天已亮了，果然梅花开了。呀！原来丫环姐……哎呀小姐也在此？小子有礼！啊，老伯伯，不用澆了，适才睡夢之間，好像有人对我言講：梅花被風雪吹

打，打落的乃是花瓣，梅心未伤；自然还要开放。丫环姐！

翠　环　書僮哥！

梅良玉　煩劳禀报老爷、夫人！

翠　环　我就去。小姐回房去吧。

陈杏元　王正，你快去准备祭礼。

王　正　是。（下）

翠　环　还要写个牌位。

陈杏元　这个！

梅良玉　牌位待我来写。

翠　环　你說会写，你知道怎样写法，把稿子念給我听听。

梅良玉　（念介）"梅公伯高之灵位"。

陈杏元　（点头介）下款呢？

梅良玉　"年弟、陈——（看陈杏元掩口介）

翠　环　陈什么？

梅良玉　我焉敢叫老爷的名諱！

陈杏元　你曉得不曉得？

梅良玉　曉得曉得。

陈杏元　曉得你就快写。我們去請老爷、夫人前来祭梅。

翠　环　这梅花开得更加茂盛，待我折一枝給老爷看看。

〔翠环折花介。陈杏元看梅良玉介，梅良玉收拾香燭介。翠环先下。梅良玉抬头見陈杏元，二人对看介，陈杏元走下。梅良玉低头看花，哭介〕

梅良玉　哎呀爹爹呀！

（唱）梅花旣落又吐蕊，

陈公出家意可回。

寻取紙笔写牌位，

〔"小过門"。梅良玉写灵牌介。王正端香燭、祭祀上，二人同摆祭桌介〕

陈东初　（內）夫人請！

梅良玉　（唱）陈公一家来祭梅。

〔"長錘"。翠环、陈春生、陈杏元、陈夫人、陈东初上〕

陈东初　（唱）滿园中一陣陣梅花香醉，
　　看起来有后代年兄梅魁。
　　見灵牌焚清香一同下跪，

〔"細吹打"。陈东初等同叩头介。梅良玉暗取灵牌，同时叩头，暗哭介。陈东初起看梅良玉介，梅良玉惊介，灵牌落地。翠环拾灵牌遞与陈杏元、陈春生看介〕

陈东初　啊！
　　（唱）胆大的小書僮竟敢胡为！
　　嘟！胆大書僮，你怎么在此学老夫啼哭？

梅良玉　这个！

〔陈杏元遞灵牌与陈东初看介，陈东初又上下看梅良玉介〕

陈东初　好笔力！定是成材之器。（对陈夫人低声）認他是侄兒。

陈夫人　（会意介）啊原来你是我的侄兒！

梅良玉　（惊介）我不是！我不是！

陈东初　賢侄何必隐瞞，轉至后堂。

〔"水底魚"。一翻、兩翻陈东初对陈夫人〕

陈东初　原来这書僮就是你常常思想的侄兒，他隐瞞在此。今日姑侄相逢，（指王正、翠环）你二人快去准备上等酒席，与表相公接風。

翠　环　是。（看陈杏元介，跑下）

王　正　遵命。（下）

梅良玉　我不……是。

陈东初　梅賢侄不必多疑，你供奉梅年兄的灵牌，这不是你的憑証？何必还要隐瞞！你就看我为梅花被打，豈能（低声）錯待你梅家？还不快快說了实話！

〔梅良玉哭介，抽气介〕

梅良玉　老年伯呀！

〔梅良玉跪介，低头哭介，陈东初搀起介〕

梅良玉　（唱）老年伯待梅家何等恩惠，
我心中如刀割感激泪垂。
既識破我实是梅門后輩，
侄还望报父仇恢复門楣。

陈东初　賢侄呀！
（唱）你本是池中龙風云未会，
报父仇需等你名中高魁。
与你父金石交良心不昧，
我保你身安泰無禍無危。
大家見过！

梅良玉　（唱）拜伯母見过了姐弟二位，

陈春生
陈杏元　（唱）忙还礼且請坐

陈夫人　（唱）大家相陪。

〔王正、翠环端酒菜上，摆席介，王正下。陈东初等同坐介〕

陈东初　賢侄請！

梅良玉　年伯、伯母請！

〔“三槍”牌子〕

陈东初　春生兒，將你的衣服揀兩件上色的，与你兄長更換。

梅良玉　慢来！小侄有服在身。

陈东初　嘔！換件素服吧。

陈春生　兄長随我来！

〔陈春生領梅良玉下〕

陈东初　杏元兒，你看此人如何？

陈杏元　他乃忠良之后，不愧書香子弟。

陈东初　啊夫人，女兒頗識英雄。我有意——（看陈杏元介）

陈夫人　我兒回房去吧！

陈杏元　遵命。（下）

陈夫人　老爷有何話講？

陈东初　我看此人將来必有發迹之日，我有意將女兒許配于他，夫人意下如何？

陈夫人　老爷眼力不差，但憑老爷作主。

〔翠环上听介，笑介，比手式作告与陈杏元介，跑下〕

〔陈春生領梅良玉上〕

梅良玉　年伯、伯母請上，受侄兒大禮参拜！

陈东初
陈夫人　不必拜了，請坐。

梅良玉　謝坐！賢弟請坐！

陈春生　請坐！

陈东初　哈哈哈！果然人要衣裝。夫人請看，他又是一番气概。

陈夫人　是呀。

陈东初　这还不算美，等他中了高魁，身穿大紅，还要好看呢。哈哈哈……

梅良玉　年伯夸獎了。

陈东初　从今往后你們就是表兄弟相称，好好上进讀書，他日金榜有名，我將女兒許配与你。

梅良玉　小侄乃落难之人，况有父仇未报，老母避难他乡，

怎敢私自訂婚！

陈东初　你若成名，样样都好办了。春生兒，陪你兄長書房安歇，叫王正好好伺候。

陈春生　是。

梅良玉　侄兒告退！

陈东初　請！啊夫人，回房說与女兒知道。正是：故旧联姻乐正濃。

陈夫人　且喜佳婿得乘龙。

〔同下〕

罵相別家

第　一　場

〔牌子。四龙套抬箱籠，党进、盧杞上場門上。四青袍、揚州府、江都县下場門上，拉城，迎接介〕

揚州府
江都县　揚州府
江都县迎接欽差大人、老太师！

盧　杞　貴府、貴县請先行一步，到陈东初府上，命他便服接旨，老夫随后就到！

揚州府
江都县　遵命！

〔众先后进城介，同下〕

第　二　場

〔"水底魚"。王正上〕

王　正　哎呀且住，許多府員直奔我們府上而来，热閙非常，必是我家老爷要高升了。

〔"水底魚"。揚州府、江都县上〕

揚州府
江都县　門上有人么？

王　正　原来是二位老爷，小人叩头！

揚州府
江都县　不消不消。快快禀知你家老爷，就說揚州府、江都县要見！

王　正　是！是！是！（进門介）有請老爷！

〔陈东初上〕

陈东初　眼跳心惊，所为何情！

何事？

王　正　府、县老爷要見。

陈东初　啊！府、县老爷要見么？他們要見我何事呀？难道他——（暗指梅良玉）他的破綻被人識破了？不要管他，有請！

王　正　有請府、县老爷！

〔陈东初出門迎接介〕

陈东初　公祖大人、父母太爷請进！

揚州府
江都县　陈大人！

〔同进介〕

揚州府
江都县　陈大人，盧相爷押旨前来，請大人赶快接旨！

陈东初　（惊介）聖旨？（介）待我換了朝服。

揚州府
江都县　盧相爷言道：就是便服接旨。

〔幕內：聖旨到！〕

揚州府
江都县　大人赶快接旨。

陈东初　香案接旨！

〔盧杞原人上，进門介〕

盧　杞　聖旨下，跪！

陈东初　万岁！（跪介）

盧　杞　皇帝詔曰："朕聞古今治国，全憑文武足备。今我朝乏人，北漠、沙陀二国屡次猖狂。袁輔臣鎮守边关，被乱箭射死，抵擋無人，只得忍辱求全，兩国議和，

他国聞卿女陈杏元貌美，若往和番，可息爭战。采选民女四十名为伴，賜昭君服色，即日出关，永息干戈，卿女之功也。勿違朕意，欽此。"謝恩！

陈东初　万万岁！（起接聖旨介）

陈东初　有劳相爷押旨前来，請坐！

盧　杞　有坐。

陈东初　党大人請坐！

党　进　有坐。

盧　杞　恭喜老先生！令嫒此次奉旨和番，救国救民，其功非小，定是名垂千古。

陈东初　滿朝文武，誰家都有兒女，怎么北国單要我家女兒前去和番，方能平息干戈，这样豈不羞辱天朝！

盧　杞　这是聖上的旨意，誰敢違抗？想必令嫒生的貌美，何妨請出一見！

陈东初　这个！老朽还未傳話进去。太师与大人暫坐一时，待我进內說与她母女知道。

盧　杞　快快請她出来！

陈东初　失陪了！（下）

盧　杞　貴府、貴县！

揚州府
江都县　相爷！

盧　杞　聖旨命地方官采选民女四十名，与陈杏元作伴和番。須要赶快去办，立等选用！

揚州府
江都县　遵命！（下）

陈东初　（內）女兒随我来！

陈杏元　（內）翠环帶路！

〔陈东初、陈杏元、翠环上〕

陈杏元　（唱）聞言气得身顫抖，

　　　　奸賊做事不知羞。

　　　　上前与他来爭斗，

　　　　罵他一場恨方休！

陈东初　女兒过来見过相爷！

陈杏元　太师万福！

盧　杞　小姐少礼。（看陈杏元，惊介，站起細看介）哎呀呀老先生，令嬡眞正生的是天姿国色。老夫有俚言四句，奉贈小姐：

　　　　閨中丽質女英豪，

　　　　巧笔丹青难画描；

　　　　琵琶相伴陽关道，

　　　　好似昭君出汉朝。

陈杏元　老太师，关上有許多强兵猛將，不能敌得胡兒，想我一个閨中柔弱女子，怎能和得番邦？

盧　杞　哈哈哈！小姐出关，番邦一見，即可退兵，立見太平矣。

陈杏元　哼哼哼！老太师鈞諭，倒也說得是。想我陈杏元何惜一身；只是可惜聖上把高官厚祿，养了那些誤国的奸臣，不能分君之憂，立于朝堂之上，身披一張人皮，心如禽兽。我生不能吃那些奸賊之肉；死为厉鬼，定要攝那些奸賊之魂！

盧　杞　嗘！（气介）

陈杏元　老太师在朝，忠心耿耿，誰人不知，哪个不曉！

盧　杞　着哇！老夫忠心耿耿，为国为民。

陈杏元　我与太师相見，眞乃三生有幸，有意与太师談論三言兩語，不知太师可容納否？

盧　杞　哈哈哈！老夫正有意与小姐談談，大家請坐！

〔同坐介〕

盧　杞　小姐有話，請講請講！

陈东初　老太师，小女言語粗鄙，恐怕冒犯太师，我吃罪不起！

〔盧杞看陈杏元介，笑介〕

盧　杞　哈哈哈！老夫与令嬡談心，与你無干。縱然冒犯，不怪罪于你。

陈东初　謝太师！兒呀，你的言語，須要謹愼，不要惹禍！

陈杏元　爹爹，兒要自尽，怕連累我一家杀身之禍。如今我是有用之人，他已奏明聖上，要我和番，諒他不敢杀我。爹爹吩咐备酒，待女兒把盞。

陈东初　不錯不錯，备酒备酒。来，备酒！

王　正　是！（备酒介）

〔盧杞看陈杏元，戏侮介，涎笑介〕

盧　杞　党大人！

党　进　相爷！

盧　杞　我們要扰他府上几杯喜酒。

党　进　喜酒？

盧　杞　我想世間之上，这"酒色"二字，無論賢愚，都难以逃过的呀！（看陈杏元介，笑介）

党　进　哼！酒要随量，不可过飲。（气介）

陈东初　（冷笑介）啊大人，这"色"呢？

党　进　（冷笑）哼哼！"色"乃身敗名裂之根，也不可多貪！

〔盧杞看陈杏元介，嬉笑介。党进鄙笑不屑介。陈东初敬酒介〕

盧　杞　不敢劳动老先生，我們各自方便。請啊請啊！啊小姐請啊！啊，你与老夫談心，我是高兴得很，有話請講！

陈杏元　方才老太师言道："好似昭君出汉朝"，这个典故小女子不知，請太师說来一听！

盧　杞　这个典故，乃汉朝战北国單于不过，毛延寿的高才，想出个救国救民的方法，將昭君的容貌画成一付小像，献与番邦，番王見昭君貌美，允許和番。

陈杏元　那汉朝是懦弱之君，毛延寿乃誤国奸臣，我朝如何学他？况昭君美貌，毛延寿献过画圖，才有和番之事。我陈杏元乃閨門女子，番邦幷未見过我的画圖。滿朝文武，誰家都有兒女，为何定要我前去和番呢？

盧　杞　这个！啊，党大人請来多飲几杯，哈哈哈！

（唱西皮原板）

这句話問得我無言啞口，
細看她比昭君还要風流。
可惜我和番本早已上奏，
如不然我定要自把亲求。

陈杏元　太师呀！

（唱西皮原板）

太师爷請停杯且慢飲酒，
談一談这件事何人主謀。
命女子去和番天朝丟丑，
文武臣全不想与君分憂。
为什么要学那汉朝延寿？
为什么不学那諸葛武侯？

〔盧杞作醉态介〕

盧　杞　啊，党大人，这件事究竟是万岁的主見，与老夫有甚相干！

党　进　不錯不錯。

陈东初　太师、大人，請来用酒！

盧　杞　飲酒飲酒，哈哈哈！請！（飲介）

陈杏元　太师請啊！

（唱西皮原板）

諒太师也不能把此本来奏，

諒太师做不出这样下流。

奏本人他行事如同猪狗，

奏本人他心腸不如馬牛。

党　进　老太师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豈能这样伤天害理！

陈杏元　大人明鑒！

（唱西皮流水板）

老太师在朝官居首，

独占朝綱有智謀。

旣非是衣冠之中一禽兽，

又不是無耻之輩不知羞。

此本不是太师奏，

何人在内作主謀？

党　进　着啊！老太师当朝首相，位極人臣，大仁大义，豈能奏出这个本章！

〔盧杞作醉态介〕

盧　杞　是的，如此說来，这个本章是陈大人奏的！

陈东初　小官告职还乡，离朝久矣。

盧　杞　（醉語介）啊不是你奏的，嘔！一定是党大人奏的了！

党　进　小官沒有这样大的胆子奏此本章。（背供介）罵他半天，反說是我奏的本章。

〔盧杞怔看陈杏元笑介，陈东初拍桌介〕

陈东初　啊太师，請用酒啊！

〔盧杞仍怔看介，党进拍桌介〕

党　进　太师請来用酒！

〔盧杞向陈杏元介〕

盧　杞　請請請！

〔盧杞又向陈东初、党进介〕

盧　杞　請請請！

陈杏元　（气介）哼！

（唱西皮流水板）

一見奸賊形态丑，

滿腔惡气阻咽喉。

和番豈得太平久，

欺君誤国把荣求！

我本是閨中一年幼，

何处与他結寃仇？

害得我，和番走，

弱質万里异域投。

他不管罵名千古臭，

兽心人面羞不羞？

盧　杞　啊二位大人，如今的人兒，都是顧前，誰还顧后？哈哈哈！（看陈杏元笑介）

陈杏元　哼！

（唱西皮快板）

說什么顧前不顧后，

事到头来难自由。

奸运終时定斬首，

死在陰曹变馬牛。

貪来的財帛难享受，

妻子富貴一笔勾。

害我的人名我已有，

我見番王問主謀。

我命他兴动大兵追禍首，

拿住他剖腹挖心、千刀万剐、好报今日这寃仇！

罵奸賊气得我渾身顫抖，

賊子啊！

止不住伤心的痛泪往下流。（拍桌介）

盧　杞　哎呀！

（唱西皮搖板）

这丫头罵得我的臉紅透，

抓住了陈东初——

陈东初　啊！老太师，你有言在先，小女言語冒犯，与我無干！

盧　杞　嘿！

（接唱西皮搖板）

我不追究。

这番邦娘娘的衣五彩鳳綉，

穿上它一定是更加風流。

那胡兒一見你收兵就走，

救生灵免塗炭功德千秋。（捧衣送陈杏元介）

陈杏元　且慢！我本中国人，未到番邦，何必要换番邦服色？太师以此为荣，我以此为耻，换此服色，豈不丑死人也！

陈东初　我兒回房去吧！

陈杏元　是。（扶翠环下）

党　进　好志气！

盧　杞　什么“好志气”？快快催問府、县，选办民女如何？

党　进　遵命！（背供介）罵得痛快！（下）

盧　杞　老先生，待等民女一齐，就要啓程。赶快預备，我还有事呢。

陈东初　老太师，可能容她胞弟与表兄，相送出关，以尽骨肉之情？

盧　杞　这又何妨。順轎順轎！

陈东初　送太师！

〔四龙套領盧杞下〕

陈东初　待我进去說与夫人知道。（下）

第　三　場

〔牌子。四青袍領众民女、揚州府、江都县上。众民女哭介〕

揚州府　不要啼哭，同到陈杏元小姐府上，我們交差，你們好即日出关。

〔众民女哭介〕

江都县　来来来，快走快走！

〔“批”牌子。民女哭介，同下〕

第　四　場

〔陈夫人上〕

陈夫人　（唱）听說我兒和番走，

　　晴天的霹靂猛轟头。

　　我定要与賊去爭斗，（小圓場）

〔王正上，几碰介〕

王　正　夫人，老爷进内来了。

〔陈东初上〕

陈东初　夫人哪里去？

陈夫人　老爷呀！

（唱）女兒和番我命休！

陈东初　夫人哪！

（唱）此事前生已造就，

也是女兒命未修。

快請相公二堂走，

王　正　是。（下）

陈东初　（唱）暫忍悲酸免泪流。

〔王正領陈春生、梅良玉上〕

陈春生　（唱）奸賊心毒如禽兽，

梅良玉　（唱）上前屈膝忙叩头。

陈东初　哎呀兒呀！奸賊如此狠毒，害得我一家骨肉分离，豈不可伤！

陈夫人　哎呀兒呀！奸賊害得我好苦啊！

〔陈春生、梅良玉同哭介〕

〔幕内喊：党大人到！〕

陈东初　这个！

陈夫人　賢……（抖介）賢婿！你……迴避了。

陈东初　既是党大人，那就不妨。有請二堂相見！

王　正　是。有請党大人二堂相見！

〔“水底魚”。四龙套、党进上〕

党　进　陈年兄！

陈东初　党年兄！

〔四龙套下。党进进門，見陈夫人介〕

党　进　这莫非就是年嫂？

陈东初　正是賤內。来，見过党年兄。

陈夫人　党年兄！

党　进　年嫂！

陈东初　請坐！

党　进　有坐。

陈东初　兒呀，过来見过党年伯。

陈春生
梅良玉　参見党年伯！

党　进　免礼免礼。啊年兄，弟久聞年兄有一位令郎，怎么堂前現有兩位公子？

陈东初　这个么？你我金石之交，不敢相瞞，这一个是犬子春生；这个么（低声）乃是屈死在云陽市口的梅年兄他的公子梅良玉。来来来，賢侄与你党年伯行个全礼，請他周全一二。

党　进　啊！他就是（低声）伯高兄的公子么？

梅良玉　年伯請上，受小侄大礼参拜！

党　进　請起請起！

陈东初　盧相允許他二人送小女出关，請年兄周全周全！

党　进　年兄說什么周全？恨不得將奸賊碎尸万段，方消我心头之恨！

陈东初　年兄去而复返，必有事故。

党　进　府、县民女俱已选齐，馬匹香車已到府門，立候小姐啓程。請年兄赶快預备，那盧相已在十里長亭等候。

陈东初　如此請年兄在書房待茶。王正，伺候大人，須要小心！

党　进　我在書房等候。

〔王正領党进下〕

陈东初　夫人替女兒收拾收拾。

陈夫人　哎，兒呀！（哭下）

陈东初　春生兒，良玉賢侄，你二人护送关前，一路之上，也好安慰安慰杏元的寂寞，凡事須要小心在意！

陈春生
梅良玉　遵命！

〔“紐絲”。陈夫人、翠环扶陈杏元上，俱哭介〕

陈杏元　喂呀！

（唱西皮搖板）

只望奉亲到百寿，

誰知頃刻兩分投！

战战兢兢难行走，

爹爹！

陈东初　我兒！

陈杏元　兄弟！

陈春生　姐姐！

〔陈杏元看梅良玉介，梅良玉低头，陈杏元哭介，抱陈夫人介〕

陈杏元　喂呀母亲哪！

陈夫人　兒呀！

陈杏元　（唱）泪如泉涌气塞喉。

陈东初　哎呀兒呀！党年伯到来，言道民女現已选齐，香車已到府門，盧相在十里長亭等候。眼看一家就要分离了哇！（哭介）

陈杏元　喂呀！

〔陈杏元作气阻介，众叫介〕

众　　　醒来！

陈杏元　（唱“南梆子”倒板）

听說是即刻要番邦去走，

爹娘！

陈东初
陈夫人　我兒！

陈杏元　兄弟！

陈春生　姐姐！

〔陈杏元看梅良玉，梅良玉低头擦眼介，陈杏元哭介〕

陈杏元　苦命的人哪！

(唱“南梆子”)

說不尽伤心話血泪双流。

舍不得父母的恩高德厚，

实难舍同胞弟刀割心头。

舍不得小翠环丫头年幼，

实难舍——

〔陈杏元低头看梅良玉介，梅良玉低头哭介〕

陈夫人　兒呀！你还舍不得哪个呀？

〔陈杏元欲語，摇头，哭介〕

陈东初　嘔，是了，哎呀夫人哪！梅家公子你我虽然口头許亲，并未正式傳紅受聘。如今女兒要去和番，他二人婚姻之事，也只好是一句虛言了。

陈夫人　咳！不是老爷提起，我是急昏了。梅家侄兒走过来！

梅良玉　是。

陈夫人　我二老前言將杏元許配与你，虽未傳紅，一言既出，如帛染皂，只望郎才女貌，成就美滿姻緣。誰想杏元女兒就要和番！你二人当着我二老面前，見一个分别礼，今生今世，不能成为夫妻，只好結个来世

姻緣吧！

陈东初　着啊！来来来，一同見个礼兒。

〔陈杏元、梅良玉对看介，陈杏元低头介。陈东初拉梅良玉，陈夫人拉陈杏元，二人見禮介，同哭，凑近介，同回身朝里对陈东初、陈夫人跪下介〕

陈杏元
梅良玉　喂呀爹娘啊！

陈东初　起来起来。梅家賢侄！

陈夫人　要叫"賢婿"。

陈东初　啊賢婿！

梅良玉　岳父大人！

陈东初　你要护送出关，一路之上，还是"表兄妹"相称。嘔，这翠环丫头寸步不曾离过我兒，將她帶在身旁，也好服侍我兒。

陈杏元　多謝爹爹！

陈夫人　为娘有玉嵌金鳳釵，贈与我兒，从今以后，見此金釵，如見为娘。

陈杏元　多謝母亲！（接釵介）喂呀！

（接唱"南梆子"）

实难舍一家人無法挽留。

爹娘啊！

（轉西皮搖板）

爹娘請上兒叩首，

（轉快板）

空养女兒不到头。

自古养女半子有，

誰知竹籃打水空無收？

劝父母，免挂憂，
只当兒三周兩岁命早休。
兄弟虽然年紀幼，
奉养甘旨可解愁。

陈东初
陈夫人　兒呀！

陈东初　（唱）我兒孝心世少有，

陈夫人　（唱）活活分离痛心头。

杏　元　兄弟呀！

春　生　姐姐！

杏　元　（唱西皮快板）

上前拉住賢弟手，
孝順父母你要周。
爹娘生你一脉后，
必須要荣宗耀祖、光前裕后、好与为姐报寃仇。
梅兄長落难無人救，
从今后你与他情同骨肉意气来相投。
千言万語說不够，
伤心的慘痛我气阻咽喉。

陈春生　（唱西皮搖板）

事已至此無挽救，
弟当尽孝免挂憂。

〔小过門〕

陈夫人　你二人分別分別吧！

〔梅良玉低头擦眼介。陈夫人拉陈杏元走近梅良玉身旁，陈夫人逼陈杏元叫梅良玉介〕

陈夫人　兒呀！你二人分別分別，来来来，叫他一声！

陈杏元　(低声)梅——

陈夫人　梅什么，叫出来！

陈东初　就叫声梅兄長吧！

陈杏元　(低声)梅——

陈夫人　好好，就叫声梅兄長吧！

陈杏元　梅兄長！

梅良玉　小姐！

陈夫人　不好不好，你們这样称呼，路上要露出破綻。你要叫她一声賢妹。

梅良玉　是。啊賢妹。

陈杏元　兄長啊！

(唱西皮流水板)

你本冤屈忠良后，

只为避难到此投。

凡事隐忍莫走漏，

身落在矮屋檐下哪一个能抬头！

但等功名早成就，

那时节才得报冤仇。

梅良玉　賢妹呀！

(唱西皮搖板)

金石之言我領受，

报仇之事記心头。

陈东初　酒来！

(唱)用手斟上一杯酒，

难舍女兒到北州。

〔小过門〕

陈东初　兒呀！为父有杯离乡酒，兒飲此杯就要离别家乡

了！

〔陈杏元怔介〕

陈杏元　多謝爹爹的离乡酒！（飲介）

陈夫人　兒呀！为娘有杯辞亲酒，兒飲此杯，就要辞别爹娘了！

陈杏元　多謝母亲的辞亲酒！（哭飲介）

陈春生　姐姐！小弟有杯分别酒，姐姐飲了此杯，大家就要分别了！

〔陈杏元哭介，飲介，众怔介。陈夫人对陈东初示意，叫梅良玉敬酒，陈东初叫陈夫人自己去叫梅良玉介〕

陈夫人　啊賢婿！

梅良玉　岳母！

陈夫人　你也来敬她一杯。

梅良玉　是是是。啊小姐，奉敬一杯——

〔梅良玉看陈杏元介，二人对怔介〕

陈夫人　是什么酒？

梅良玉　我奉敬一杯“断腸酒”。小姐飲了此酒，你我今后，是腸断天涯的了！

〔梅良玉哭介，陈杏元冷笑介〕

陈杏元　哼哼哼！好，好一个“断腸酒”。（飲介）

陈东初
陈夫人　咳！可憐！

〔幕內：众民女到！众回头看，急介。党进上〕

党　进　啊年兄，民女已到，香車备好。縱然难舍难分，事到如今，也說不得了。盧相在十里長亭等候甚急，就此啓程吧！

〔陈杏元抖介、气阻介〕

众　　醒来！

陈杏元　（唱西皮倒板）

　　万不想有这杯断腸之酒，

〔四青袍上，挖門。五車夫、揚州府、江都县領四民女上，民女跪哭介〕

四民女　貴人哪，望念我們同乡之情，此去还求照应！

〔陈杏元怔介、哭介〕

陈杏元　你……們姐妹們快快請起！

〔四民女起介〕

陈杏元　（唱西皮搖板）

　　一般的俱都是苦命女流。

　老爹爹呀！

陈东初　杏元兒呀！

陈杏元　老娘亲哪！

陈夫人　好女兒呀！

陈杏元　同胞弟呀！

陈春生　我的亲姐姐呀！

〔陈杏元看梅良玉，怔介〕

陈杏元　梅兄長啊！

梅良玉　賢妹呀！

党　进　香車已到。

〔"吹打"。陈杏元换装——斗蓬、罩头〕

党　进　快快上車，盧相催牌已到，不要生出別事！

〔陈杏元听介，怔介，頓足作決心介〕

陈杏元　好，走！

〔陈杏元自已走上車，翠环扶陈杏元上車，表示跨車滑式，四民女亦上車介。陈杏元回头介〕

陈杏元　爹娘，女兒去了！

陈东初
陈夫人　哎，兒呀！

〔陈春生、梅良玉、党进上馬介，四青袍領下。四民女、四車夫下。陈夫人拉車，陈东初拉陈夫人，同跌地下。陈杏元、翠环、車夫下。王正扶起陈东初，陈东初扶起陈夫人，同哭介〕

陈东初
陈夫人　兒呀！

〔同下〕

第　五　場

〔四龙套引盧杞上〕

盧　杞　且住！适才在陈东初府中，被陈杏元指桑罵槐，羞辱一場，豈能容她！陈杏元如今和番去了，此仇定要报在陈东初身上。嗯！我自有妙計摆布于他，管教你：縱然一时快舌劍，全家难逃掌握中。来！

四龙套　有。

盧　杞　开道！

四龙套　啊！

〔同下〕

重台贈别

第一場

〔牌子。四龙套引党进上〕

党　进　忠貞千古美名标，奸臣万載話犹嘲。

下官、党进。今奉聖命，同奸相盧杞选买民女四十名，相伴陈杏元往北漠和番。来此河北地方，明日就是兩国交界。适才盧相与我分手，他回朝交旨，命我护送出关，香車在后。左右！

四龙套　有！

党　进　开道！

四龙套　啊！

〔牌子。同下〕

第二場

陈杏元　（內）爹爹！母亲！哎呀爹娘啊！

（內唱二黄倒板）

杏元女坐香車离别家乡，

〔四龙套、四民女、四車夫、陈春生、梅良玉、翠环、陈杏元、車夫上。陈杏元兩望介〕

陈杏元　啊，啊，啊……二爹娘啊！

（轉二黄回龙腔）

湖風起宾鴻雁对对南翔。

（轉二黄慢板）

惱恨那盧杞賊欺君罔上，

害得奴和北番抛父别娘。

梅良玉　咳！

（唱二黄原板）

忍悲泪靠香車輕言奉上，

劝小姐休哭坏貴体容妝。

远行人还須要多多保养，

事到此难挽回且免心伤。

陈春生　姐姐呀！

（唱二黄原板）

劝姐姐休悲啼保重为上，

一路上受尽了許多風霜。

自幼兒在閨中嬌生慣养，

那何曾涉关山万里奔忙！

陈杏元　咳！

（唱二黄原板）

恨奸賊用流言蒙哄聖上，

將奴家当昭君去献番邦。

春生弟梅兄長送奴同往，

行到此也不知是何地方？

兄長，一路行了多日，来此不知什么地方？

梅良玉　这个！一路行来，愚兄也曾随时打听，来此已是河北邯鄲县，明日就要到兩国交界了。

陈杏元　（惊介）嘔！明日就……到兩国交界了么？

梅良玉　正是。

〔陈杏元哭、怔介〕

陈杏元　咳！啊兄長，是何官長护送小妹至此？

梅良玉　党懋修党大人护送至此。

陈杏元　（点头介）請兄長对党大人言講：我們中原人明日就要到番邦去了，行此交界地方，可能容我在中原地土，住宿一宵？

梅良玉　待愚兄轉言。有請党大人！

〔党进上〕

党　进　世間万般苦，死别与生离。
何事？

梅良玉　啓禀大人：貴人發下話来，明日就到番邦，今日要在中原地土住宿一宵，請大人准情。

党　进　你去言講，住宿一宵，無甚妨碍，一切須要謹愼！

梅良玉　多謝大人！

〔党进下〕

梅良玉　啊小姐，党大人言道：住宿一宵，無甚妨碍，只是一切須要謹愼。

陈杏元　有劳兄長！（看介）啊兄長，前面黑暗暗、霧沉沉那座高山，你可曾打听是什么所在？

梅良玉　这！愚兄方才問过路人，那座高山之上，乃是汉光武与馬武、姚期失散之所，后来建造一台，名曰“重台”。

陈杏元　哦，那就是汉光武与馬武、姚期失散之所，名曰“重台”么？

梅良玉　正是。

陈杏元　哏呀！（哭介）他君臣重会，我們要借此分别呀……

〔梅良玉同悲介〕

陈杏元　啊兄長，我意欲与兄長同上重台，探望家乡，不知尊意如何？

梅良玉　愚兄奉陪。

陈杏元　打道重台！

〔牌子。众圆場介。陈杏元思介，看陈春生介〕

陈杏元　兄弟！

陈春生　姐姐！

陈杏元　請先行一步，准备公館伺候。

陈春生　是。正是：奸臣施毒計，比目兩分离。咳！（下）

陈杏元　众家姐妹！

四民女　貴人！

陈杏元　我要上重台探望家乡，願者同去，不願者台下等候。

四民女　我等台下等候。

陈杏元　人役們，台下伺候！

四龙套　啊！

〔四龙套、五車夫、四民女、翠环同下。陈杏元、梅良玉兩望門，对看，抱哭介〕

陈杏元　喂呀夫啊！

梅良玉　哎妻呀！

〔紐絲〕

陈杏元　（唱二黃搖板）

汉光武建重台敬爱良將，
我聖上寵奸佞杀害忠良。
外国侵全無有文武抵擋，
用美女去和番就是那定国安邦。
似这样無恥計羞慚不想，
堂堂的天朝君道臭万方。

叫梅郎攙扶我重台来上，

〔梅良玉攙陈杏元同上重台介〕

陈杏元　（接唱）

夫妻們上重台探望家乡。

梅郎請坐！

梅良玉　有坐。（对撣灰，坐介）

陈杏元　啊梅郎，你一路之上，欲言不言，欲語不語，趁此無人之时，有何金言，請君吩咐，若錯过此处，恐怕再無有說話的地方了啊！（哭介）

梅良玉　咳！事到如今，我肝腸寸断，縱有千言万語，一时从何說起。自恨身輕命薄，不能亲近小姐。你到北国，定是番邦皇后，我乃一介書生，請勿以我为念。我終身永不再娶，以报小姐今日重台分别厚意。有鄙言数語，以作日后之念。

陈杏元　郎君請講！

梅良玉　（念）馬上駝鞍路途遥，

永辞中土服胡貂。

界河阻隔情难叙，

妻呀！

〔陈杏元遮臉悲苦介〕

梅良玉　怎得双双渡鵲桥！

陈杏元　高雅之至。郎君之言，錯会奴意。妾到北番，豈肯失身于韃靼！人生一世，总有一死。死有重如泰山；有輕如鴻毛。拚了一死，以謝郎君。妾要和詩一首：

梅良玉　小姐請講！

陈杏元　（念）君本智謀大英豪，

且莫留恋女多姣。

阻隔姻緣华夏界，（低头，遮脸，小声）

夫啊！

願君蟾宮着錦袍。

梅良玉　高雅高雅。

陈杏元　喂呀夫哇！

梅良玉　妻呀！

〔同哭介〕

陈杏元　（唱反二黄慢板）

恨盧杞在朝中势力太大，

他把那忠良臣杀害如麻。

你避难去投亲成了虛話，

我的父收留你提水澆花。

因賞梅嘆忠良花落雪打，

父寒心一定要削髮出家。

一家人苦相劝我父有話：

梅家有后梅花重开他不出家。

可憐你一夜間求神問卦，

喜梅門不絕后二度开花。

祭忠良識破了你的虛假，

結秦晉才將奴許配君家。

实指望作夫妻絲蘿結下，

梅郎夫啊！

料不想和北番各奔天涯！

梅良玉　咳，小姐呀！

（唱二黄原板）

劝小姐休說这伤心之話，

是愚兄連累你海走天涯。

你本是天仙体塵凡謫下，

去和番为的是搭救中华。

陈杏元　郎君哪！

(唱二黄慢板)

說什么天仙体塵凡謫下，

說什么和北番搭救中华？

在头上取金釵君且收下，

〔陈杏元遞金釵与梅良玉，梅良玉不接，一翻二翻，梅良玉接介〕

陈杏元　(接唱)

从今后見金釵如見奴家。

〔梅良玉搖鬢介〕

梅良玉　(唱二黄原板)

接过了金鳳釵泪如雨下，

滿腹中伤心話一时难答。

你此去休得要將我牽挂，

我本是一書生有何發达！

陈杏元　(接唱二黄原板)

你怎么不叫我將你牽挂？

我还有父母恩尚未报答。

但願你中高魁名揚天下，

报此仇雪此恨全仗君家。

啊梅郎，哪方是你我的家乡么？

梅良玉　咳！天南地北，路途遙远，哪能看出家乡何处，你我望东南方一拜！

陈杏元　哎，你攙扶了！(哭介)

(唱二黄搖板)

夫妻們跪重台珠泪垂洒，

梅良玉　（接唱）

望关山隔万里哪里是家！

陈杏元　（接唱）

願梅郎把妾身早早撇下，

梅良玉　（接唱）

願小姐也不必苦苦思家。

陈杏元　（接唱）

叫梅郎攙扶我重台来下，

〔梅良玉攙陈杏元下重台介。四民女上，过場下。陈杏元、梅良玉躲介，又兩望門，对抱，哭介〕

陈杏元　（接唱）

夫妻們要相逢鉄树开花。

〔陈杏元、梅良玉对看，不舍分离介，拉衣角，互擦眼淚介，又对哭介。陈杏元指上台角，梅良玉看介，陈杏元下。梅良玉回头不見陈杏元介，搶步叫介〕

梅良玉　小姐！小姐呀！

〔梅良玉哭介，擦眼淚，摸着金釵，取下，看金釵，哭介，垂头嘆气介，背手下〕

落 雁 岩

第 一 場

〔牌子。四番兵、应天时、合地理上〕

应天时　奉了狼主命，

合地理　迎接新貴人。

应天时
合地理　俺、应天时。
合地理。

应天时　請了！

合地理　請了。

应天时　你我奉了狼主之命，关前迎接南朝新貴人。孩子們！

四番兵　有！

应天时
合地理　打道边关！

四番兵　啊！

〔牌子，同下〕

第 二 場

〔四龙套、中軍、秦金上〕

秦　金　富貴本是前世修，人生何必苦追求！

俺、秦金。奉命鎮守边关。盧太师有鈞諭到来，言道陈杏元往北和番，今日可到此地，預备迎接。左

右！

四龙套　有！

秦　金　伺候了！

四龙套　啊！

〔报子上〕

报　子　启总爷：香車到。

秦　金　再探！

报　子　啊！（下）

秦　金　来！

四龙套　有！

秦　金　出关迎接！

四龙套　啊！

〔四龙套、四民女、五車夫、陈春生、梅良玉、翠环、陈杏元、党进上，站一字〕

秦　金　边关总兵秦金迎接新貴人！

党　进　貴鎮預备公館伺候！

秦　金　遵命！

〔四龙套挖門。四民女下車，翠环扶陈杏元下車，进門介，下。陈春生、梅良玉、党进、秦金同进門介〕

秦　金　老大人在上，受晚生大禮参拜！

党　进　有劳貴鎮远迎，足見其心，何敢劳动大礼！

秦　金　多謝大人！此二位是？

党　进　此二位是貴人胞弟、表兄。

秦　金　原来是二位公子，失敬了！

陈春生
梅良玉　豈敢！

秦　金　老大人，晚生聊备一酌，以申敬意。

党　进　到此就要叨扰。

〔中軍摆酒介〕

秦　金　請坐！

党　进
陈春生
梅良玉　請坐！

秦　金　大人、二位公子請！

党　进
陈春生
梅良玉　請！

〔牌子〕

秦　金　請問大人：和番之事，乃汉朝懦弱之君所为。当今如何效之？

党　进　貴鎮既知忠君爱国，不待下官明言，諒已知道主持之人矣。哈哈哈！

秦　金　这个！学生已知一二。

〔报子上〕

报　子　启大人：关外番官請貴人即速出关。

党　进
秦　金　知道了。

〔报子下〕

党　进　請貴人！

陈春生　有請姐姐！

〔翠环搀陈杏元，穿帔上〕

陈杏元　（唱“哭相思”）

可恨弱質充和使，

羞煞满朝文武臣。

年伯万福！

党　进　小姐少礼。

陈杏元　多謝年伯一路扶持之恩！

党　进　啊賢侄女，老夫不能阻攔此事，眞乃一世之罪，何恩之有？适才番官来催，你就要出关了。

〔陈杏元听，抖介〕

陈杏元　嘔！此时就要出关么？

秦　金　請貴人更衣！

陈杏元　这个！求大人借一香案，拜謝君恩，方可更衣。

秦　金　是是是。中軍！

中　軍　有。

秦　金　香案摆下！

〔"吹打"。陈杏元拜介，下〕

党　进　貴鎮請番官前来一見！

秦　金　是。中軍！

中　軍　有。

秦　金　請番官前来一見！

中　軍　啊！（下）

〔党进拉陈春生、梅良玉手，低声介〕

党　进　二位賢侄，看这位秦总鎮言談之中，心意如何？

陈春生
梅良玉　小侄看来，不过是炎凉世态。

党　进　不差，二位賢侄大有眼力。哈哈哈！

〔中軍上〕

中　軍　番官到。

党　进
秦　金　有請！

〔应天时、合地理上〕

应天时　来至他国地，

合地理　又是一重天。

应天时
合地理　参見南朝官長！

党　进　番官少礼，請坐。

应天时　坐倒不必。請貴人即刻出关！

党　进　如此看貴人更衣可好？

秦　金　是。貴人更衣可好？請貴人即刻出关。

〔翠环搀陈杏元上〕

陈杏元　（唱二黄搖板）

只望閨中無牵挂，

誰知今日离中华？

頃刻之間判夷夏，

表兄！賢弟呀！

夢魂何日再到家！

应天时　請貴人上馬！

〔陈杏元看梅良玉，示意叫梅良玉扶上馬介〕

党　进　上馬吧！

〔合地理搶前扶陈杏元介，陈杏元打合地理嘴巴介〕

陈杏元　嘟！胆大的番狗，你敢胡为？

合地理　好厉害！

〔应天时、合地理下〕

〔陈杏元又看梅良玉介，梅良玉会意，近前扶陈杏元，陈春生亦扶介〕

陈杏元　（詩）可恨唐王作事差，（夾二三鑼）

安邦何用女姣娃？

天上双星年年見，

人間离別即天涯！

梅良玉　（詩）扶上雕鞍腸欲断，

心中頃刻乱如痲。

陈春生　(詩)今日出关分别后，

泪珠湿透馬蹄沙！

〔应天时、合地理上，帶馬介。四民女上。四民女、翠环同上車介。陈杏元上馬，走圓場。梅良玉拉馬尾，陈春生拉梅良玉，兩来回圓場，"四击头"。陈春生、梅良玉同倒地介，陈杏元回头介〕

陈杏元　表兄！賢弟！你我从此永别，你二人回去，多多拜上二老双亲，不要思念于我。但願你二人名登金榜，替我报仇雪恨。我陈杏元去了，你二人快快进关，保重要紧。

〔二番官拉馬，"四击头"，陈杏元哭介〕

陈杏元　哎！兄長、賢弟呀！（下）

党　进
秦　金　二位公子醒来！

陈春生　（唱二黄摇板）

这才是無情劍从空降下，

梅良玉　（唱二黄摇板）

斬断了恩和爱風吹落花。

梅良玉
陈春生　（唱哭头）

哭一声賢妹妹
賢姐姐血泪涌下。

梅良玉　賢妹呀！

陈春生　姐姐呀！

梅良玉
陈春生　（唱二黄摇板）

要相逢除非是夢里回家。

〔梅良玉、陈春生同看下場門，哭介〕

党　进　二位賢侄，老夫要回朝交旨，不能送你二人回轉家乡。你二人一路之上，須要小心，你我就此分别了。

附耳上来！

〔梅良玉、陈春生会意介〕

秦　金　老大人暂住一宵，明日再行不迟。

党　进　朝命在身，不敢久停。来，帶馬回朝！

〔四龙套兩边上〕

秦　金　待下官与二位公子帶馬！

陈春生
梅良玉　这就不敢！

〔龙套帶馬，党进、梅良玉、陈春生同上馬介〕

党　进
陈春生
梅良玉　請！（下）

秦　金　請！

〔同下〕

第　三　場

〔四云童引昭君上〕

昭　君　（点絳唇）善惡皂白，神道主裁；威灵显，自有安排，惡人自己害。

（詩）善哉善哉，

苦处难挨；

吾神不救，

还等誰来！

吾乃汉室昭君是也。今有陈杏元往北国和番，夜宿此庙，待我点化于她。慧眼望見陈杏元来也。

陈杏元　（內唱反二黃倒板）

适才間在关前分别泪洒，

〔“紐絲”。四番兵、应天时，合地理上。四民女、五車夫、翠环、陈

杏元上〕

陈杏元　（唱反二黄搖板）

奴好比失群雁無处归家。

那番官惡狠狠催动人馬，

見一片蒼茫茫遍地黄沙。

翠环！

翠　环　有。

陈杏元　去問番官，这波浪滔滔，是什么地方？

翠　环　是。番官，娘娘問这波浪滔滔，是什么地方？

应天时　此处乃是黑水河。

翠　环　啊小姐，此处乃是黑水河。

陈杏元　啊！莫非就是汉昭君投水，尸向上流的“黑水河”么？

翠　环　我去問来。番官，莫非就是汉昭君投水之处嗎？

应天时　正是。

翠　环　啓小姐：是昭君投水之处。

陈杏元　众家姐妹！

四民女　貴人！

陈杏元　我們中国衣服，帶去無用，不如全放在这河內吧！

四民女　遵命。

〔四民女放衣入河介，陈杏元看，哭介〕

陈杏元　喂呀！

（唱反二黄搖板）

中原服色擲中流，

哀告河神仔細收。

薄命如同水下走，

故国風光一笔勾。（看介）

前面是什么庙？

翠　环　番官，前面是什么庙？

应天时　乃是昭君庙。

翠　环　启小姐：前面就是昭君庙。

陈杏元　嘔，那就是昭君庙！我要在昭君庙住宿一宵。吩咐打道昭君庙！

翠　环　打道昭君庙！

众　　　啊！

〔牌子。众圓場〕

应天时　来此昭君庙。

陈杏元　人役們庙外駐扎。

应天时　娘娘要保重！

陈杏元　不必多言！翠环！

翠　环　有。

陈杏元　攙我进庙！

翠　环　是。

〔应天时、合地理、四民女、四番兵、五車夫兩边下。翠环攙陈杏元进庙介，陈杏元叩拜介〕

陈杏元　我要在神前打睡。翠环，你到外面同她們用飯去吧！

翠　环　小姐可要用些什么？

陈杏元　今天身体不爽，不思飲食，你到前面去吧！

翠　环　天气寒冷，我在此伺候小姐。

陈杏元　不用你伺候，快快到外面去吧！

翠　环　是。

〔翠环擦淚介，走介。起初更，应天时捧灯上，遞与翠环，下。翠环回身进庙，送灯介，不舍走介〕

陈杏元　翠环，快到外面去吧！

翠　环　是。（哭介，下）

〔陈杏元拿灯兩望門，看神像，放灯介〕

陈杏元　哎，神聖啊！（哭介）

（唱反二黄原板）

杏元女在古庙瞻望神駕，

見昭君相庄严貌美如花。

你本是汉朝人陪王伴駕，

終日里在宮中安度年华。

〔起二更〕

陈杏元　（接唱）

都只为毛延寿奸心太大，

苦害你到北国海走天涯。

我朝中盧杞賊蒙哄聖駕，

害奴家效学你怀抱琶琵。

杏元女訴不尽含寃之話，

求神聖显威灵搭救奴家。

〔陈杏元扶桌睡介〕

昭　君　陈杏元休要貪睡，吾乃汉室王嫱，你明早身投"落雁岩"，我差神將送你回去，合家自有团圓之日。謹記吾言，吾神去也。（下）

〔四云童下。起三更。应天时上場門上，翠环捧茶下場門上〕

应天时　（低声）娘娘在神前打睡，待我前去偷覷偷覷。

〔应天时撞翠环，翠环丢茶碗落地介〕

翠　环　什么人？

应天时　是我是我，护送貴人的官長，查夜来了。

翠　环　貴人在神前打睡，休要进去！

应天时　知道了。（伸舌介，下）

〔起四更〕

翠　环　茶碗被他打碎了，待我再去取来。

〔起五更。翠环取飯盤上〕

翠　环　小姐醒来！

陈杏元　（唱二黄倒板）

　　　　夢魂中蒙神聖囑咐有話，

翠　环　小姐用飯！

〔陈杏元醒介，看介〕

陈杏元　呀！

　　　　（唱二黄搖板）

　　　　見翠环在面前敬奉飯茶。

翠　环　小姐請用茶飯。

陈杏元　不用。傳番官！

翠　环　是。娘娘有旨：番官进見。

〔应天时上。四民女同上〕

应天时　參見娘娘！

陈杏元　罢了。

应天时　謝娘娘！

陈杏元　我来問你：这昭君庙后可有一"落雁岩"？

应天时　有的。

陈杏元　吩咐下去，命他們午时啓程，我要到落岩雁去游玩一回。

应天时　娘娘赶路要紧。

陈杏元　嗯！你敢阻我游玩？日后見了你家狼主，我奉上一本，要你的狗命！

应天时　这个！小官怎敢！

陈杏元　下去！

应天时　是！我去吩咐他們。（下）

陈杏元　众家姐妹！

四民女　貴人！

陈杏元　随我到落雁岩，游玩游玩。

四民女　是。

陈杏元　（唱反二黄摇板）

神聖的囑咐語定無虛假，

出庙門見一片高山悬崖。

叫翠环同姊妹后山玩耍，

翠　环　众姐妹，随我来！

〔翠环領四民女下。陈杏元兩看，再看山澗介〕

陈杏元　哼哼！

（接唱）

落雁岩就是我归命之家。

哎呀且住！适才神聖夢中之言，命我在此投崖，日后还有合家团圓之日。夢中之言，虽未可深信，但是我此去和番，豈能忍辱偷生？也罢！不免拜謝爹娘养育之恩，我投崖一死了吧！

（唱）爹娘在家多牵挂，

豈知女兒染黃沙。

梅郎！賢弟！夫啊！

哭梅郎叫賢弟珠泪洒下，

爹娘啊！

学昭君投崖死万載人夸。

〔陈杏元投崖介，水旗上，护陈杏元下。翠环、四民女上〕

翠　环　眼看午时正，大家就登程。

小姐！小姐！啊，小姐不見啦！

〔四民女四外看，寻覓介〕

四民女　水內冒泡，恐怕是投崖死了吧？

翠　环　喂呀小姐呀！

四民女　不要哭，去到前面通报要紧。

〔四民女拉翠环走介，一翻兩翻。四番兵、应天时、合地理上〕

应天时　娘娘何在？

四民女　娘娘投崖身死了！

应天时　啊，娘娘投崖身死？那还了得，我將你們斬了，拿你們的头，前去交差。

四民女
翠　环　將爷饒命！（跪介）

应天时　哼！

四民女　我們商議商議。

应天时　商議什么？

四民女　我們都有花名册，惟有这翠环姐姐，她乃服侍娘娘之人，并未入册。莫若將她扮作貴人，献与狼主，將爷也好交差，豈不兩全其美！

翠　环　喂呀……小姐你害苦了我了！

应天时　（想介）嗯！也只好如此。大家不要走漏消息，倘若走漏，叫你們一个个都是个死！

四民女　我等不敢。

应天时　来来来，將这丫头改扮起来。

〔翠环改扮介，哭介〕

翠　环　喂呀……

应天时
合地理　孩子們！

四番兵　有！

应天时
合地理　跑馬过关！

四番兵　啊！

〔众跑馬，同下〕

落 花 园

第 一 場

〔鄒云英上〕

鄒云英　（引）独处深閨，遵母訓，四德三从。

　　　　（詩）父为高官極品，

　　　　　　在朝秉政忠心；

　　　　　　老母身受誥命，

　　　　　　荣华富貴安心。

〔春香暗上〕

鄒云英　奴家、鄒云英。父名伯符，在京为官。母亲郑氏，膝下無子，只生奴家一人，閨中待字。今日悶坐綉房，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春香！

春　香　有。

鄒云英　帶路花园！

春　香　是。

鄒云英　（唱西皮原板）

　　　　　　父在朝为官宦陪王伴駕，

　　　　　　母在家受誥命共享荣华。

　　　　　　进花园見一陣狂風太大，

〔風声。❶風旗領陈杏元上，在下台口矮座坐介，風旗下〕

❶ 有用"冲头"上者，無風声。

鄒云英　（唱西皮摇板）

只刮得树梢响落叶飞花。

春香！

春　香　有。

鄒云英　前去看看，太湖石旁什么响亮？

春　香　是。（看介，惊介）啓禀小姐：花园出了妖怪啦！

鄒云英　积善之家，哪里来的妖怪？待我看来。（看介）原来是一番邦女子，怎么来到此地？待我閃过一旁，听她講些什么。

陈杏元　苦啊！

（唱二黄倒板）

适才間跳至在落雁岩下，❷

（轉回龙腔）

耳边厢又听得走石飞沙。

（轉反二黄原板）

猛然間睁开眼观看四下，

救命的原来是观音菩薩！

奴舍命身在那落雁岩下，

为什么一霎时落在她家？

鄒云英　你莫非是妖怪嗎？

陈杏元　（接唱）

奴不是妖魔怪小姐休怕，

---

❷ 这段唱詞有八句全唱"反調"，無"倒板"、"回龙"者。江夢花先生五十年前在上海唱此戏时，是小鑼"冒兒头"起的"反調"。而姜妙香先生在五十年前，那时他專唱青衣，則是唱小鑼"倒板"、"回龙"的。可見此处有几种演出方式。这段陈杏元的詞句，除"舍身岩"今完全改作"落雁岩"外，其余完全是姜先生演出本的唱詞。

鄒云英　你是誰？

陈杏元　（接唱）

奴本是被难女仔細盤查。

鄒云英　原来你是一个落难女子？

陈杏元　正是。

鄒云英　我意欲帶你去見我家母亲，你可願去？

陈杏元　难女遵命！

鄒云英　春香！

春　香　有。

鄒云英　帶路！

春　香　是。

鄒云英　（唱西皮搖板）

她言道落难人未知眞假，

我帶她見母亲仔細盤査。

〔众圓場〕

鄒云英　（唱）叫丫环忙請出夫人叙話，

春　香　有請老夫人！

〔郑氏上〕

郑　氏　（唱）女兒請有何事細問根芽。

鄒云英　母亲万福！

郑　氏　罢了，坐下。

鄒云英　謝坐。啓禀母亲：女兒到花园游玩，見一女子，番邦打扮，疑她是个妖怪。

郑　氏　呃！积善之家，哪里会出妖怪？

鄒云英　我帶她到此，母亲請看。

郑　氏　待我看来，（看陈杏元介）果然是一番邦女子。叫她前来見过为娘。

鄒云英　是。那一难女，过来見过我家母亲！
陈杏元　是。老夫人在上，难女万福！
郑　氏　罢了。那一女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誰，因何到此？从实講来！
陈杏元　呀！
(唱西皮搖板)
　　她那里問名姓將头低下，
　　想起了重台事心如刀扎。
　　今日里我只得不說实話，
有了！
　　將杏元改汪月英蒙哄与她。
郑　氏　为娘問她家乡名姓，她为何背地沉吟？
鄒云英　那一女子，我母亲問你家乡名姓，你为何背地沉吟？
陈杏元　夫人、小姐請台坐，听难女告稟！
郑　氏　一旁坐下，慢慢講来！
陈杏元　謝坐！
(唱西皮慢板)
　　老夫人賢小姐將我憐念，
　　听难女一一的細表家园。
　　家住在揚州府江都小县，
　　奴名叫汪月英父母双全。
　　都只为沙漠国賊兵造反，
　　聖天子要杏元去和北番。
　　买民女四十名与她做伴，
　　小女子命运低我也在其間。
　　怕的是到番营（轉二六板）被賊輕賤，

因此上落雁岩我命赴黄泉。

王昭君显灵应救我大难，

一陣風刮至在老夫人的花园。

望夫人賢小姐（轉散板）將我憐念，

夫人哪！

收留奴只当是使女丫环。

郑　氏　呀！

（唱）听她言不由人心中悲惨，

罵一声盧杞賊卖国奸讒！

害黎民亲骨肉兩下分散，

鄒云英　（唱）可憐她閨閣女受此熬煎。

啊母亲，看这女子亦非等閑之輩，何不將她收留我家，慢慢打听她的家乡下落，再送她回去。

郑　氏　与她非亲非故，怎好收留？

鄒云英　何不把她認为螟蛉义女？

郑　氏　这个……（看陈杏元介）啊，那一女子，你可知老身是怎等样人？

陈杏元　难女不知。

郑　氏　老身郑氏，老爷鄒伯符，在京为官。

陈杏元　原来是位誥命夫人，难女不知，多多有罪！

郑　氏　何罪之有！我有意收你为螟蛉义女，留在我的府中，差人打听你的家乡下落，再送你回去，你意如何？

陈杏元　这个！

鄒云英　还不上前拜过！

陈杏元　如此母亲請上，受女兒一拜！

郑　氏　不必拜了。

陈杏元　(唱)喜孜孜跪塵埃將言禀告，
　　　　　尊一声兒的娘細听根苗：
　　　　　从今后望母亲多多訓教，
　　　　　到后来兒不忘养育恩劳。

郑　氏　你方才言道，叫什么名字？

陈杏元　女兒叫汪月英。

郑　氏　汪月英改为鄒月英，改姓不改名。

陈杏元　多謝母亲賜姓！請問母亲，小姐今年多大年紀了？

郑　氏　一十六岁。

陈杏元　如此說来，女兒二九，还占長了。

郑　氏　長則長，幼則幼，姐妹同房来刺綉。你姐妹当着老身，也須一拜！

鄒云英　姐姐請上，受小妹一拜！

陈杏元　为姐也有一拜！

鄒云英　(唱)施一礼尊姐姐將身拜倒，
　　　　　我二人胜似那一母同胞。

陈杏元　賢妹呀！
　　　　(唱)手挽手把賢妹一声来叫，
　　　　　为姐的有言語細听根苗：
　　　　　从今后还望你另眼相照，
　　　　　奴与你胜似那一母同胞。

郑　氏　好啊！
　　　　(唱)你二人如姐妹休要客套，
　　　　　長則長幼則幼胜似同胞。
　　　　　叫丫环將酒筵二堂摆好，
　　　　　母女們飲一个快乐逍遥。

〔春香、郑氏下〕

陈杏元　送母亲！喂呀！（哭介）

鄒云英　姐姐呀！

（唱）劝姐姐且把那愁眉放了，

　　差人去打听你家乡下梢。

陈杏元　多謝賢妹！

鄒云英　姐姐請！（虛下介）

陈杏元　賢妹請！

（唱西皮摇板）

　　背轉身把梅郎一声来叫，

我那梅——

〔鄒云英回身介〕

鄒云英　啊姐姐，梅什么？

〔陈杏元怔介〕

陈杏元　啊賢妹，你看这园中的梅花，开得茂盛，好不爱煞人也。

鄒云英　呀，姐姐敢是爱梅？

陈杏元　正是。

鄒云英　明日与姐姐再来賞梅。

陈杏元　多謝賢妹！請！

鄒云英　請！（下）

〔大鑼哭头，陈杏元悲介〕

陈杏元　啊，啊，啊……梅郎夫啊！

（唱西皮摇板）

　　你妻子和北番也有今朝。

　　兒爹娘春生弟家乡难到，

喂呀，兒的娘啊！

　　要相逢除非是夢里相招。

邹云英　（内）姐姐来呀！

陈杏元　来了。（下）

失 金 釵

第 一 場

〔梅良玉上〕

梅良玉 (引)魂夢凄凉，望断天涯，更渺茫。

(詩)心中無限伤悲事，

犹如春閨夢一場。

匿迹藏踪暫居此，

何日才能姓名揚。

小生梅——(兩望介)小生梅良玉，改名穆荣。可恨奸賊盧杞，捉拿于我，因此寄居鄒府，暫避一时，蒙老夫人十分款待，每日書房攻書。今日悶悶不乐，不免將金釵取出一观。(在帽內取下金釵，看介)正是：

忆昔那日別重台，

依依不舍兩分开；

美滿姻緣成画餅，

凄凉孤館剩此釵。

咳！小姐呀！

(唱西皮原板)

想那日分別时叮嚀千遍，

到今日見金釵不見容顏。

看起来也是我命薄福淺，

累小姐到北国受屈含冤。

嘆不尽心中事身困体倦，（看金釵想往事介）

昏沉沉懶綿綿瞌睡連連。（作支头瞌睡介）

春　香　（內）走哇！（上）

（唱西皮搖板）

閨閣中我奉了小姐差遣，

到書房探穆生是愚是賢。

小丫头、春香。老爷在任上差穆相公下書回来，書信上面夸贊这位穆相公才德双全，有意將小姐終身許配与他。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会叫小姐知道了，小姐命我到書房去探探这个穆相公，到底才貌如何。我到書房去过数次，早来他还沒有起来，晚了他又出去啦。今天我借着送茶为由，再去看看，就此前往。

（唱）为奴婢奉主人任听使喚，

到書房去探看这位生員。

出綉閣步迴廊朱戶又轉，（圓場，看介）

啊！

来至在書房前門兒未关。

喲！書房是到啦，又看不見書僮哥，我是个小丫头，怎么好常常跑到書房里来哪？要被人看見，有些不雅。待我叫来書僮。喂！書僮哥！書僮哥！門开着哪，看看里面有人沒有？

〔梅良玉翻身往外看介，又睡介。春香吓介，想跑出，看見桌上金釵介，想走近介。梅良玉睡中嘆介〕

梅良玉　咳！

〔春香进介〕

春　香　穆相公用茶！

〔梅良玉仍睡，不理介。春香看金釵要落下，急扶住金釵，拿在手里看介，伸舌介，偸偸出門〕

春　香　（低声）哎呀原来是一枝金釵。想这金釵乃是妇人之物，他是一个讀書人，哪兒来的此物哪？嗯！看起来！（看梅良玉介）你也不是个至誠君子！

（唱）这金釵原本是妇人之件，

讀書人藏此物必有疑嫌。

將金釵送与他何必多管？

〔春香进門介。梅良玉起身伸懶腰介。春香吓退介，梅良玉复睡介春香站在門外，怔介〕

春　香　呀！

（唱）偸看易想送还却也为难。

倒不如我帶与小姐观看，

明日里借送茶將物交还。

〔春香急走介，上場門上書僮，捧飯盤碰介〕

春　香　哎喲！你送飯的比送茶的力气大是怎着？

書　僮　怎么样？

春　香　不怎么样，我打不过你，不惹你！（下）

書　僮　鬼鬼祟祟的！（进門介）相公醒来，相公醒来！

梅良玉　（唱）适才間会見了小姐之面，（醒介）

啊小——（見書僮，怔介）

書　僮　小書僮在此，請相公用飯。

梅良玉　咳！

（唱）原来是夢魂中片刻团圓。

再取她贈我的金釵来看，

〔梅良玉往桌上、地上、書僮身上，飯盤、茶罐、四处找釵介〕

書　僮　这飯菜都是热的，相公快用吧！

〔梅良玉找不着金釵，怔介〕

梅良玉　哎呀！

(唱)不見了这宝貝魂飞九天。

書　僮　相公，您找什么哪，急得这个样子？

梅良玉　咳！

(唱)好宝貝放桌上忽然不見，
　　你若是拿了去赶快归还！

書　僮　什么东西，急得这个样子？来来来，您先吃点兒飯，慢慢再找吧！

梅良玉　飯不吃了。我丢了一件宝貝，你若拿了，快快还我，我賞你二兩銀子。

〔梅良玉复在書僮头上、身上、脚上搜介〕

書　僮　咳！相公，您到底丢了什么东西，連飯都不吃啦？

梅良玉　我丢了件宝貝，乃是我的性命，你好好拿了出来，我重重賞你！

〔梅良玉又搜書僮，叫書僮脱鞋介，書僮坐地上脱鞋介。梅良玉搜不着，又叫書僮脱袜、脱褲介，書僮急介〕

書　僮　我說相公，您别开玩笑，我們当書僮的，不过命苦点兒，不是無耻下賤之輩。您丢了什么宝貝，問您您又不說，在我身上胡搜，連鞋都脱下来搜，还叫我脱袜子、脱褲子，要是全脱了，只怕不大好看吧。我对相公說：慢說您的什么宝貝，您看看，就是書房里这些古董玩器，哪一件东西不是值錢的？我都不偷，难道就單偷您的宝貝。您醒醒，想想看，我要是个爱貪小利的人，这个府里头也不能容我呀！

〔梅良玉听、怔介，哭、抽气介〕

梅良玉　喂呀……

(唱)他那里說的是未曾看見，

难道說这宝貝入地上天？

看起来也是我命薄福淺，

苦命人哪！

我死后見小姐有口难言。

咳！我今將这宝貝遺失，死后也見不得小姐了啊！

(歪歪斜斜倒地介)書僮哥！

書　僮　您別折杀我啦！

梅良玉　我的命是活不成了！我如死后，將我的尸首朝北而葬。

書　僮　这是什么話！您到底丢了什么东西啦？

〔梅良玉指桌上，哭介〕

梅良玉　嗚嗚嗚……

〔梅良玉起来，歪斜走介，書僮扶介，跌跌爬爬进內介。書僮出介〕

書　僮　"嗚嗚嗚"是什么东西？（向桌上看，拿笔筒介）哎呀穆相公啊穆相公，您也太小气了，丢了一枝笔，何必这样要死要活哪？（进內看介）哎呀不好！他怎么昏迷不醒啦？待我去报与老夫人知道。（跑下）

第　二　場

〔陈杏元上〕

陈杏元　（唱西皮原板）

想那日在关前分别甚慘，

蒙神聖显威灵度我回南。

想梅郎春生弟不能得見，

也不知二爹娘可还安然？

奴家、陈——（兩看介）奴家陈杏元，改名鄒月英。

〔丫环暗上〕

陈杏元　多蒙鄒府老夫人收留，如同亲生女兒看待。今早梳洗已畢，不免去到賢妹那里，約她同去問母金安。丫环！

丫　环　有。

陈杏元　帶路！

丫　环　是。

陈杏元　（唱西皮搖板）

身居此虽安乐难免挂念，

想起了亲父母珠泪不干。

有家乡归不得对天怨嘆，

南与北相隔着万水千山。

〔丫环領陈杏元下〕

第　三　場

〔鄒云英上〕

鄒云英　（唱西皮搖板）

父淸官母賢良一家美滿，

为什么無子嗣好事不全！

父在任差穆生寄書回轉，

聞母言父有意將奴姻联。

〔春香上〕

春　香　（唱）無意中盜金釵心惊胆战，

見小姐呈此物仔細請覌。

参見小姐！

鄒云英　罢了。春香，你手拿何物？

春　香　启禀小姐：我奉命去到書房，与穆相公送茶，仔細探探他的才貌如何。我去了数次都沒見着他。今天去，見是見着了——

鄒云英　見着他便怎么样？

春　香　好像沒見着一样。

鄒云英　这是怎么講話？

春　香　他在那書房伏几而臥，我看他的書桌上面，有一件东西快要落地。我替扶了扶，順手取了过来。到門外面一看，原来是一枝金釵。正想要进去送还他，誰想穆相公他醒了，我要是送进去，怕他疑心我偷他，故此拿給小姐看看，求小姐替我作主。（跪介）

鄒云英　起来起来。拿来我看。

〔春香起，遞釵介〕

春　香　是。

鄒云英　原来是一枝玉嵌金鳳釵。哎呀呀，想这金釵乃是妇人家所用之物，讀書之人，身旁帶着此物，必有他故。（想介）爹爹呀，您錯用眼力了，只怕此人非是正人君子啊！

（唱西皮流水板）

爹爹作事少明鑒，

看来此人欠庄严。

外表不俗才非淺，

难免心中別有欢。

風流才子古今見，

何况他孤身男子青春美少年。

若依爹爹書信办，

奴的終身定不安；

若是不遵父言办，

閨閣幼女怎好言？

左思右想無計轉，

春香把釵先送还。

春香，快快送还于他。

春　香　咳，小姐，这个时候，讓他看見，分明是偸他的。改日送去就是。

鄒云英　恐他遺失了心爱之物，要十分着急，你就害了他了。

春　香　那么我等一会送去就是。

陈杏元　（內）丫环，帶路！

春　香　大小姐来了。（收釵放在梳妝台內介）

〔丫环引陈杏元上〕

陈杏元　（唱西皮搖板）

移蓮步进綉房賢妹来見，

主婢們有何事笑語連連？

〔鄒云英、春香出迎介〕

鄒云英　姐姐来了？

陈杏元　賢妹！

鄒云英　請坐！

陈杏元　有坐。

春　香　参見大小姐！

陈杏元　春香妹妹，以后免了这些俗禮了吧！

春　香　喲！大小姐，为什么叫起我"妹妹"了，这豈不要把我給折煞死嘍！

陈杏元　这是一句順口的話。丫环！你怎么不与二小姐見禮？

丫　环　大小姐方才不是說免了这些俗礼了嗎？

鄒云英　（笑介）还是你說的对。

春　香　这叫做"老实不客气"，她是个老实人，就遵了大小姐的吩咐了。

陈杏元　如此說来，你就有些不老实。

春　香　这个！我也是个老实人。

鄒云英　老实人会偷人家东西？

〔春香急介，搖手介〕

陈杏元　賢妹，怎么还未梳妝？

鄒云英　昨晚在母亲房中刺綉，回房甚晚，故尔迟起，未及梳洗。

陈杏元　如此待我来替賢妹梳妝。天不早了，你我快去問母亲金安。

鄒云英　有劳姐姐。春香！

春　香　有。

鄒云英　預备臉水伺候！

春　香　是。

陈杏元　妝台明淨菱花照，麗兒俊俏难画描。

（唱"南梆子"）

执牙梳理青絲女兒髻挽，

掠云鬢簪鳳翅珠环翠鈿。

細看她眞个是沉魚落雁，

月也掩花也羞亞賽天仙。

妝台上霞光放仔細观看，（見金釵介，惊介）

啊！

（唱西皮搖板）

这金釵因何故来到此間？

〔陈杏元怔介，不語介。春香見狀，叫鄒云英看介〕

鄒云英　啊姐姐！

〔陈杏元对春香介〕

陈杏元　賢妹！

鄒云英　姐姐为何这等模样？

陈杏元　啊賢妹，这枝金釵是你旧有，还是你从哪里得了来的？

鄒云英　这枝金釵嗎？

〔鄒云英怔介，看春香介〕

春　香　这枝金釵乃是随着老爷書信来的。

鄒云英　对啦，是爹爹押書信来的。

陈杏元　怎么講？

鄒云英　押書信来的。

陈杏元　哎呀！（气阻介）

鄒云英　这是怎么啦？春香快叫！

春　香　大小姐！（高叫）大小姐醒来！

陈杏元　（唱"南梆子"倒板）

忽然間神昏迷心中乱顫，

春　香
丫　环　七小姐醒来！

鄒云英　姐姐醒来！

〔陈杏元醒介，看众人呆介，哭介〕

陈杏元　嘤呀！

（唱"南梆子"）

滿腹的衷腸語有口难言。

这宝物落人手定有凶险，

想必是那梅郎离却人間？

　　止不住伤心泪滔滔不断，

苦命人哪！

　　奴的命只恐怕就在今天。

哎呀賢妹呀！你我姐妹一場，如今我心病發作，恐难久于人世。我若死后，請將我的尸首朝南而葬，我死在九泉，也感你的大恩大德！

〔陈杏元哭跪介，众扶介〕

鄒云英　春香，快去报与老夫人知道！

春　香　是！（下）

〔鄒云英、丫环扶陈杏元下〕

第　四　場

〔郑氏上〕

郑　氏　（唱西皮搖板）

　　夫为官妻受祿一女陪伴，

　　差穆生下書回晤許姻緣。

　　这也是天作合了我心願，

　　但願得早合卺瓜瓞綿綿。

〔“急急風”。春香上場門上，書僮下場門上，对看，同指介〕

春　香
書　僮　你来干什么？

春　香
書　僮　我来禀事。

春　香
書　僮　我要先禀！我要先禀！

〔春香、書僮双进門介，“四击头”，同跪介〕

書　僮
春　香　哎呀夫人哪！穆相公
大小姐偶得病症，他
她說死后要朝北
南安

葬。哎呀夫人，快快作主！快快作主！

郑　氏　这样說話，我听不明白。你們一个一个的說！

書　僮　哎呀夫人啊！穆相公他——
春　香　哎呀夫人啊！大小姐她——

郑　氏　呸！你們一个一个的說！

春　香
書　僮　我要先禀！我要先禀！

郑　氏　哼！还是如此。春香，你讓書僮先禀！書僮，你且講来！

書　僮　启禀夫人：穆相公偶得病症，十分沉重，是他言道倘有不测，叫將他朝北安葬。

郑　氏　啊！穆相公得了病了！

書　僮　正是。

郑　氏　你快快去請周太医来替他診治。

書　僮　是。（下）

郑　氏　春香，你且起来講！

春　香　多謝夫人！

郑　氏　大小姐得的什么病症？

春　香　哎呀老夫人！大小姐忽然头昏眼花，倒臥塵埃，是她言道心病發作。哎呀，老夫人恐难久于人世！

郑　氏　这是什么講話？

春　香　她說她难久于人世，倘若死后，將她尸首朝南安葬。哎呀我的老夫人哪，您快快作主吧！

郑　氏　啊！大小姐要"朝南安葬"，穆相公要"朝北安葬"？

書　僮　（內）先生随我来！

郑　氏　春香，你快快回房服侍大小姐，周太医到来，即刻就来替她診治。

春　香　是。（下）

〔"急急風"。書僮拉周太医上〕

書　僮　周太医，我家老夫人請你，快去！

周太医　怎么？你家老夫人生病？

書　僮　别胡說啦。你快进去吧！

〔書僮拉周太医进門介〕

書　僮　来，你見礼。我来將帘垂下。（作放帘介）

周太医　老夫人在上，受学生大礼参拜！

郑　氏　老身还礼。

周太医　老夫人貴体欠安？

郑　氏　老身托福，賤軀倒也康健。

書　僮　呸！你怎么說老夫人"欠安"？

周太医　是你对我講：老夫人請我。

書　僮　什么人請你，就是什么人生病啊？

周太医　沒有病人，請我干什嗎！（作要走介）

書　僮　咳，你別走！（低声）老夫人沒病，我們家里有兩个病人。

郑　氏　老身請先生前来，只因我家老爷在任上請来一位主文穆相公，偶患病症，請先生診治。还有大女兒也有些小恙，請先生也要替她調治調治。

周太医　遵命！遵命！

書　僮　"遵命！遵命！"只答应一声就得啦，为什么要答应兩声哪？

周太医　你們府上不是兩个病人生病嗎？兩个人生病，須要答应兩个"遵命"。

書　僮　少說閑話，跟我走吧！

〔書僮拉周太医下場門下〕

郑　氏　咳！这是哪里說起？

（唱西皮搖板）

却緣何他二人双双病染？

只急得老身我心內不安。

因此上請太医与他們察看，

〔“小过門”。書僮領周太医下場門上，至上場門〕

書　僮　丫环姐，周太医来了！

〔春香上〕

春　香　先生，随我来！

〔春香領周太医上場門下，書僮下場門下〕

郑　氏　唉！

（接唱）

但願得他二人葯到病痊。

〔周太医上場門上，进門，隔帘打躬介〕

周太医　啓禀老夫人：他們倆人得的是同样病症，开一个葯方，都可痊愈。

郑　氏　有劳先生！

周太医　晚生前面去开葯方。

郑　氏　先生請便。

周太医　晚生告退！正是：男女同病来相憐，只恐其中有牽連。哈哈哈！（下）

郑　氏　咳！事到头来不自由，不是寃家不聚头。（下）

第　五　場

〔云英、丫环扶陈杏元上〕

陈杏元　（唱西皮搖板）

見金釵急得我魂魄失散，

从此后万念灰命难保全。
陽世里只恐怕难見他面，
要相逢除非是九泉团圓！

鄒云英　（接唱）
賢姐姐免愁腸听我相劝，
請爹爹派人去探你家园。
得着你家乡信送你回轉，
亲骨肉重相逢快乐安然。

陈杏元　（接唱）
蒙賢妹將好言对奴相劝，
她那里怎知我肺腑之言。

〔春香捧葯盤上〕

春　香　（接唱）
急忙忙进房来湯葯奉献，
請小姐服此葯病体可痊。

陈杏元　咳！
（接唱）
有灵丹和妙葯难以下咽，
我的病并非是葯石可痊。

鄒云英　姐姐呀！
（接唱）
請姐姐服此葯身体康健，

〔小过門〕

陈杏元　服之無益。

春　香　大小姐，您服下此葯，病就好啦。

陈杏元　不用！

〔鄒云英与春香对看介〕

鄒云英　呀！

（接唱）

　　春香去請夫人快来此間。

春　香　只好是請老夫人去。（下）

鄒云英　姐姐，我看你定有苦衷难言。你我乃是姐妹，何妨对我言講。

陈杏元　这个！

〔陈杏元看丫环介，遞眼色与鄒云英介〕

鄒云英　丫环，你去取杯茶来！

丫　环　是。（下）

鄒云英　姐姐，丫环取茶去了，眼前就是你我二人，有話請講！

〔陈杏元兩看介〕

陈杏元　咳！賢妹呀！

（唱西皮二六板）

　　到如今才說出眞心一片，
　　我父諱陈东初奴名杏元。
　　恨盧杞与我父結下仇怨，
　　害奴家往北国前去和番。
　　父母命与梅郎訂为姻眷，
　　他与我春生弟相送出关。
　　贈金釵为紀念如見奴面，
　　因何故那金釵在妹身边？
　　我料想物在人亡生死已判，
　　因此上我此病恐难保全。

鄒云英　呀！（自語介）

（唱西皮流水板）

她將实言講一遍，

原来她是陈杏元。

曾与梅生訂婚香，

贈釵分别去和番。

如今釵見人不見，

怎不令她痛心間！

持釵的人兒在書館，

待我对她来明言。

啊姐姐，这枝金釵，并非爹爹押書回来的，乃是爹爹差了一位主文，名喚穆荣，下書回来，留在我家讀書。春香送茶去到書房，見那穆生拿着金釵打睡。春香笑他讀書之人拿着金釵玩耍，乘他睡熟，暗暗偷了来。正要送还与他，忽然姐姐来到。一見此釵，就得了病症。聞听穆生失釵，也得了病症。我看此人莫非就是梅家公子，改名穆荣，也未可知。

陈杏元　啊！金釵有主人在此？

鄒云英　天緣湊巧，也是有的。

郑　氏　（內）春香帶路！

春　香　（內）是。老夫人随我来！

〔郑夫人、春香上〕

郑　氏　（唱西皮搖板）

一家二人把病染，

倒叫老身心不安。

鄒云英　母亲来了。女兒万福！

郑　氏　罢了。

陈杏元　母亲来了。恕女兒有病在身，不能行礼，枕边叩首！

郑　氏　家無俗礼。（坐介）啊兒呀，方才听春香言道：你不

肯服葯。想这位周太医乃是妙手回春，吾兒服了，定能葯到病除。

陈杏元　多謝母亲美意！但是如今——

鄒云英　啊母亲，姐姐的病症，如今不用服葯了。

郑　氏　却是为何？

鄒云英　她的病原来是为了这枝金釵，我姐姐本是——（低声介）和番的陈杏元，此釵乃是我姐姐在重台分別，贈与她的未婚夫君梅良玉的。如今此釵落于穆生之手，被春香偷来，想取笑于他。这穆生莫非就是梅良玉，还望母亲仔細推詳！

郑　氏　旣然如此，讓她二人見上一面，便知明白。

鄒云英　倘若不是梅生，又待如何？

郑　氏　倘他不是梅生，就追問此釵何处所得，也就可以知道梅生的下落。啊兒呀！你二人分別之时，可有什么密言相贈？

陈杏元　兩下贈有詩句。

郑　氏　如此命春香学会詩句，前去打动于他。若是良玉，必定記得前言；若不是梅生，就追問他金釵的来处。

鄒云英　这是絕妙的好主意。姐姐，你將詩句教与春香。

陈杏元　听了！他贈我的詩句是：

馬上駝鞍路途遙，
永辞中土服胡貂。
界河阻隔情难叙，
怎得双双渡鵲桥！

我和他的詩句是：

君本智謀大英豪，

且莫留恋女多娇。

阻隔姻缘华夏界，

愿君蟾宫著錦袍。

鄒云英　春香，你可記得齐全？

春　香　什么“將他瞧”、“抱着搖”、“过 仙 桥”、“吃蜜桃”，記不清。

鄒云英　笨丫头！这样吧：請大小姐扎掙着写張字兒与她，叫她看着字去念。

陈杏元　待我写来。

〔陈杏元写介。春香看着，嘴暗动作念介〕

春　香　我来看看。

鄒云英　你念熟了再去。

春　香　我早念熟了，管保您沒錯兒。我就此去啦。

（唱西皮散板）

小春香今要去穿針引綫，

見穆生还須要巧語花言。（下）

郑　氏　兒呀！

（唱西皮散板）

劝女兒且寬怀愁眉来展，

鄒云英
陈杏元　（接唱）

等候了春香回便知根源。

〔同下〕

賞 月 重 圓

第 一 場

梅良玉　（內）咳，天哪！天！

（內唱二黄倒板）

自那日失金釵神魂飄散，

〔書僮扶梅良玉上，梅良玉看下場台柱指笑介〕

梅良玉　嘻嘻！哈哈！啊哈哈哈……

〔梅良玉往下場台角跑，冲头抱台柱介〕

梅良玉　哎呀我的杏——

〔書僮搶步上前，抱住梅良玉，急介〕

書　僮　穆相公，杏什么？杏什么？您要高兴，也不能这么高兴法兒。这样高兴，是要摔倒在地下的。

〔梅良玉回头見書僮哭介〕

梅良玉　哎呀小——

書　僮　您这还小高兴哪？要是大高兴，还不跑房上玩兒去呀。您别高兴啦！

〔梅良玉哭介〕

梅良玉　咳！（低声）小姐呀！

（唱二黄原板）

只急得眼昏花心似油煎。

在重台贈金釵將我慰劝，

說的是見此物如見她顏。

到如今失金釵肝腸痛断，

身死后有何面去見杏元？

書　僮　穆相公，您的葯还沒吃哪！

梅良玉　葯是不吃了，你快快还我的宝貝呀！

書　僮　誰拿您的宝貝啦？

春　香　（內）走啊！（上）

（唱西皮搖板）

奉主命到書房穆生来見，

試探他可是那梅家生員。

来此已是，待我叫門。穆相公，开門来！

書　僮　什么人？

春　香　开門来！

書　僮　有人叫門。

梅良玉　無論何人，不許开門，当心偸我的宝貝。

春　香　穆相公，开門来！

書　僮　相公不許我开門。

春　香　穆相公，快快开門，我有話講。

書　僮　啊，有話講？待我开門。

梅良玉　不許开門，不許开門！你要开門，我就打死你这个奴才！

書　僮　我不开門，您别生气啦。丫环姐，相公不許我开門，他要打死我，有話改天再講吧！

〔書僮坐地下作睡介〕

春　香　哎呀！我有話講，怎么門也不开？咳！

（念）馬上駝鞍路途遙，

永辞中土服胡貂。

界河阻隔情难叙，

〔梅良玉起听介。春香在門縫看介，接念〕

春　香　　怎得双双渡鵲桥！

〔梅良玉听，怔介，詫介〕

梅良玉　啊！这是什么人口吟此詩？

春　香　是我！

梅良玉　你这詩句是哪里得了来的？

春　香　我是偸了来的。

梅良玉　書僮書僮，快快开門！

春　香　你別开門，当心我偸你的宝貝！

梅良玉　書僮書僮，快快开門！

〔書僮作夢話介〕

書　僮　开門？相公要打死我。我不开門！

春　香　（念）君本智謀大英豪，

且莫留恋女多姣。

阻隔姻緣华夏界，

願君蟾宮着錦袍。

梅良玉　你是何人，来吟此詩？你你你……慢走！待我开門。

〔梅良玉跌跌爬爬起来开門介〕

梅良玉　原来是丫环姐？請坐請坐！

〔春香扶梅良玉坐介。書僮醒介〕

書　僮　是誰开的門？我要挨打的。春香，快快出去，別偸我們的东西！

梅良玉　不許多口！

〔書僮吓介，下〕

梅良玉　請問你此詩从何处而得？

春　香　这个詩句您懂嗎？

梅良玉　我怎么不懂？

春　香　您怎么会懂得这个詩句？

梅良玉　我自然懂得这个詩句。

春　香　恐怕这詩句还是您做的吧？

梅良玉　你怎么会知道这样清楚？

春　香　如此說来，相公您尊姓大名？

梅良玉　小生穆荣。

春　香　啊！你叫穆荣？恐怕穆荣他沒做过这个詩句吧？只怕另有个名姓。我問相公，您可曾到过什么“重台”？

梅良玉　这“重台”二字，你怎么知道？

春　香　我問您到过沒有？

梅良玉　到过到过。

春　香　如此說来，您不是叫穆荣。

梅良玉　不叫穆荣叫什么？

春　香　您恐怕是梅——

梅良玉　梅！你怎么会知道？

春　香　您不是叫梅良玉？

〔梅良玉怔介，狡賴介〕

梅良玉　不是不是。

春　香　您还說不是，您不知道我是一双慧眼，能知过去未来之事，早就算出来啦。您不要隐瞞，您說出实話，我还能保您平安，成全您的好事。

梅良玉　啊！你算出来的？那我不瞞你，不錯不錯，是的是的！

春　香　是的了？

梅良玉　是的。請問你这詩句哪里得了来的？

春　香　要問詩句么？咳，我再問問您：您这个病可是因为失了一枝金釵得的？

梅良玉　不錯不錯，你眞是活神仙！

春　香　这还不足为奇，我还能用法力叫您人物都可相見。您等着，再見吧！

梅良玉　啊！你不要走！

〔春香跑介，梅良玉拉春香衣不着，倒地介，書僮上，扶起介〕

書　僮　相公，您要保重些！

〔梅良玉兩看，摸头頸，拍头腦，咳嗽介〕

梅良玉　咳！書僮，你方才可曾看見一个女鬼，进来和我說話呀？

書　僮　那是春香，不是女鬼。

梅良玉　啊，不是女鬼？恐怕我在此作夢啊！

（唱西皮搖板）

这丫环却怎么如此伶便？

句句話打动我肺腑心田。

提起了重台事恍惚难辨，

一时間难猜想病又重添。

哎！

書　僮　相公，保重要紧！

〔書僮扶梅良玉下〕

第　二　場

〔小鑼"水底魚"。春香上，进門，兩望門，兩边嚷介〕

春　香　大小姐！二小姐！老夫人！

〔丫环扶陈杏元上，鄒云英扶郑氏上〕

郑　氏　春香回来了？

春　香　恭喜大小姐：那穆相公就是那倒霉的梅相公！

〔陈杏元听，怔介，不信介〕

陈杏元　啊！

郑　氏　你可問得明白？

春　香　問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鄒云英　母亲就該成全他二人一对痴情。

郑　氏　丫环，快將書僮喚来！

丫　环　是。（下）

陈杏元　事要愼重，如有差錯，反为不美。

郑　氏　等書僮到来，先將金釵送还与他，看他举动如何。今天乃八月十五日，晚間备酒兩席，借賞月为由，你姊妹一席，为娘去陪他一席。一在書房，一在書房外牡丹亭內，兩下相隔不远，可以看得清楚。如是梅家公子，大家相認；如其不是，为娘追問他金釵何处所得，也就可以打听梅家公子的下落了。

陈杏元　請母亲作主！

郑　氏　春香將金釵取来！

春　香　是。（下，取釵上）

〔書僮上〕

書　僮　叩見老夫人！大小姐！二小姐！

郑　氏　罢了。

書　僮　老夫人有何吩咐？

郑　氏　你將金釵送还穆相公，今晚备酒一席，在書房賞月，快去！

書　僮　是！（下）

郑　氏　兒呀，你將出塞衣裝更換起来，今晚一同賞月。

陈杏元　是。

〔同下〕

第 三 場

梅良玉 （內）書僮，攙我來呀！（扶杖上）

　　　　咳！書僮又往哪里去了？

　　　　（唱二黄搖板）

　　　　　呼喚書僮竟不見，

　　　　　叫我有苦何处言！

　　　　　勉强移步出門看，

　　　　〔書僮上〕

書　僮 相公，您要往哪兒去呀？

梅良玉 咳！

　　　　（接唱）

　　　　　只見書僮滿臉欢。

　　　　〔書僮扶梅良玉，梅良玉要倒介〕

書　僮 当心外面有風。您这个样子，風一吹就要倒，坐下坐下。

梅良玉 我要找宝貝去。

書　僮 您找不着，我給您找了回来了。拿去！（遞釵介）

梅良玉 什么东西，你找回来了？（接釵介，看介，惊介）哈哈！你偷了去，如今你拿不出去了，又送来还我？

書　僮 世間上眞是好人难做。我好心好意替您找了回来，您反說我偷您的？咳！

梅良玉 咳，我的好宝貝！（笑介，拍書僮看介）

書　僮 别开玩笑！

　　　　〔梅良玉摔拐杖，去头帶，解腰裙，站起介，書僮扶介。梅良玉推开介，笑介〕

梅良玉　哈哈哈！我是想物染病，如今宝貝回来了，我的病也就好了。我要拜謝你替我找了宝貝回来，来来来，請上受我一拜！

書　僮　您別謝我，等一会去謝老夫人。

梅良玉　我先謝了你吧！

〔梅良玉推書僮坐，拜介，書僮作跌下介〕

書　僮　哎呀折杀死我啦！別拜啦。今天乃是八月中秋，老夫人备酒一席，要到書房来陪相公賞月。

〔丫环上〕

丫　环　書僮哥，酒席备好，請你安排，老夫人就要来了。

書　僮　知道了。

〔丫环下〕

梅良玉　好，我去更換衣服。（下）

書　僮　待我擺起酒来！

〔“小过門”。半斜門一桌，在上場門。斜正場一桌，在下場門台角边。丫环捧酒上，書僮也捧酒摆介。郑氏、陈杏元、鄒云英、春香上，郑氏进門。陈杏元、鄒云英在外席坐介〕

書　僮　有請相公！

〔梅良玉上〕

梅良玉　参見老夫人！

郑　氏　穆相公請坐。

梅良玉　謝坐！

郑　氏　連日相公欠安，老身少来問候，望乞恕罪！

梅良玉　晚生在府，諸多打攪，老夫人海涵！

郑　氏　豈敢！今乃中秋佳节，特备水酒一席，老身奉陪相公賞月。

梅良玉　多蒙老夫人厚爱，晚生銘感五中，当面叩謝！

郑　氏　書僮，看酒！

書　僮　是。（斟酒介）

郑　氏　相公請！

（唱二黄原板）

中秋节賞明月推杯換盞，

願相公早日里蟾桂独攀。

梅良玉　老夫人哪！

（接唱）

老夫人待晚生恩德非淺，

〔小过門〕

鄒云英　姐姐請啊！

陈杏元　賢妹請！

〔梅良玉往外看介，鄒云英指陈杏元叫看梅良玉介，陈杏元与梅良玉对眼光介，二人对惊介。鄒云英低声問陈杏元，比手式問是否是梅良玉介，陈杏元点头介。梅良玉看陈杏元怔介，郑氏看見，笑介〕

郑　氏　相公請！相公請啊！

〔梅良玉惊覺介〕

梅良玉　老夫人請！

（接唱）

隔席上服胡裝分明是杏元。

〔郑氏裝睡介。梅良玉起离座，偷看介。春香拉鄒云英假裝作看月介，同下。陈杏元也起偷看介，二人越走越近，走到对面时，梅良玉想起，比手式作出关和番，如何又能到此，害怕恐是鬼魂出現介〕

陈杏元　那旁敢是梅——

梅良玉　你敢是陈杏元？

陈杏元　正是。

梅良玉　哎呀！小姐你前去和番，如何又能到此？啊啊是了：

想是你尽节一死，陰魂前来，与我相会。哎呀小姐呀！你就是鬼魂，我得見一面，死也甘心！

陈杏元　梅郎啊！

（唱二黄快三眼）

自从关前来分散，

你我南北各一天。

迢迢沙漠路程远，

夜宿昭君古庙前。

多蒙神聖威灵显，

夜夢昭君囑咐言。

她命我身投落雁岩，

到后来一家骨肉、夫妻們俱得团圓。

我指望一死把閻君見，

又誰知一陣狂風、刮至在邢鄒家后花园。

到如今幸見郎君面，

可見得神灵不虛言。

〔郑氏作醒介，出書房介〕

郑　氏　你們已往之事，老身一一尽知。再备一席合欢酒，与你夫妻庆賀重圓。

陈杏元
梅良玉　多謝老夫人厚恩！（同拜介）

郑　氏　不消不消。書僮！后堂备酒，大家痛飲。

〔尾声，同下〕

梅 絳 雪

赵燕俠　楊少譜藏本

提　要

赵匡胤統一天下，建立宋室。后周遺臣公孙健不服，拟往熊耳山招軍买馬，企圖灭宋。路过深山，擒一千年狐仙。适湖南蘭孝先要投洛陽舅父花奴家，与公孙相値，劝放狐仙，且結金蘭。公孙健复贈宝衣“梅絳雪”而别。

孝先抵舅家，与表妹艳芳互相爱慕，思念成疾。狐仙为报前恩，假扮艳芳，深夜与孝先幽会。事为花子幼瑾撞見，屡告乃父。花奴徹查不实，因赶幼瑾出門；并責令孝先上京赴試。

孝先行中途，銀兩被戎飞雄劫去。經狐仙引导，夜投戎家。戎母又欲加害。其女小倪私贈銀兩放之。孝先感戴，盟訂終身，并以“梅絳雪”納聘。嗣幼瑾，飞雄亦往投公孙健。

宋帅石守信，奉命征剿公孙，捉拿花家父女。途被飞雄截置家中。戎母恐累家室，往报官府。及官兵至，艳芳因着小倪“梅絳雪”得免。小倪、花奴，同被官兵捉去。

孝先高中，回家祭祖。狐仙复扮花僕，趋告往事。孝先赶至石营，救回乃舅；复往熊耳，招降公孙健等。花、戎二女，均賜配孝先。

“梅絳雪”一名“龙虎劍”，另有改名“紅塵仙侶”者。汉剧、秦腔、河北梆子、晋剧均有此剧目。川剧、滇剧有“梅絳褻”。

此剧前部一至十六場为赵燕俠藏本，后部自十七場起为楊少譜所藏。后部有殘缺处，依据內容略加补訂。

第 一 場

〔公孙健上〕

公孙健　(引)退职还乡,恨宋王,謀篡家邦。

〔家院暗上〕

公孙健　俺、复姓公孙、名健、字中行。福建人氏。后周駕前为臣。只因匡胤不仁，篡夺兄位,是俺退归林下。聞听人言：熊耳山地势天险，英雄会萃，俺有心前去投奔，倘得机会，也好削平奸雄。家院!

家　院　有。

公孙健　帶馬伺候!

家　院　是。

公孙健　(唱)最可恨赵匡胤陰毒險狠,
　　　　他不該夺周業自己为君。
　　　　叫家院忙帶馬登程前进,
　　　　毁家室救国难答报皇恩。

〔家院、公孙健下〕

第 二 場

〔藺孝先上〕

藺孝先　(引)父母双亡，十年来，苦讀寒窗。
小生、姓藺、名孝先、字全璧。原郡湖南，寄居汉陽。父母早故，只剩孤身一人。昨日舅父花奴，命書僮花柳接我到洛陽讀書。看今日天气晴和，正好

啓程。花柳哪里！

〔花柳上〕

花　柳　身居高門下，每日奉上人。

参見大叔，有何吩咐？

藺孝先　啊花柳，今日天气晴和，正好啓程，携了琴劍書箱，帶馬伺候！

花　柳　是啦！

藺孝先　（唱）人生在世間上穷通莫論，

幸有那舅父母骨肉至亲。

差花柳来接我讀書为本，

看青山与綠水三月陽春。

〔藺孝先、花柳下〕

第　三　場

狐狸仙　（內）走哇！（上）

（唱）众姐妹她請我一同飲宴，

只吃得醉熏熏轉回家园。

猛然間撥云头往下观看，

一霎时来到了曠野深山。

我乃魯山狐狸大仙是也。在此洞中修練千年，善能变化人形，倒也逍遙自在。今日众家姐妹請我一处飲宴，只吃得熏熏大醉，来在曠野深山，自覚身体困倦，不免在此打睡片时便了。

（唱）霎时間只覚得昏迷不省，

我只得睡片刻再行登程。（睡臥介变狐形）

〔公孙健上〕

公孙健　（唱）揚鞭打馬往前行，

路旁松林色青青。

来此已是曠野荒郊，待我下馬歇息歇息再走。啊！观見那旁草地有一黑狐盹睡，我不免用繩索將它拴起，到前边酒肆之中，剝下狐皮，換些酒吃，倒也不錯。嘟！好一孽畜，往哪里走！正是：未登九王位，先得梵王衣。（拴狐狸仙介）

〔花柳、蘭孝先上〕

蘭孝先　（唱）走了一程又一程，

馬不前进为何情？

哎呀且住！是我来在曠野荒郊，馬不前行，却是何故？

花　柳　回大叔的話，那旁有一大汉將一黑狐用繩拴起，不知何故？

蘭孝先　待我下馬問来。壯士請来見禮！

公孙健　还禮。你莫非是失迷路途？

蘭孝先　小生并非失迷路途，請問壯士：为何將这一黑狐，用繩索拴起，不知是何原故？

公孙健　相公非知，是我行至此地，見这孽畜，正在草地盹睡，故尔將它拴起。

蘭孝先　我見此狐，双目落泪，心实不忍，还請壯士大發慈悲，放它去吧！

公孙健　这！相公既有惻隐之心，俺也非好利之徒，將它放了就是。孽畜，还不走去？大大的便宜你了！

〔狐狸变人形介〕

狐狸仙　阿弥陀佛！（下）

公孙健　相公請坐！

蘭孝先　有坐。

公孙健　請問相公，貴姓高名，哪里人氏？

蘭孝先　小弟蘭孝先，乃洛陽人氏。

公孙健　嘔，聞听人說，有一新科解元，莫非就是足下？

蘭孝先　正是小弟。

公孙健　失認了。

蘭孝先　請問壯士，貴姓高名，何方人氏？

公孙健　在下公孙健。

蘭孝先　原来是公孙兄，小弟失認了！

公孙健　豈敢！俺与相公情投意合，有心与你八拜結交，可願意否？

蘭孝先　旣蒙不弃，小弟願从尊命，你我对天一拜！

(唱)兄弟結义由天定，

公孙健　(唱)好似桃园昔日情。

請問賢弟，今欲何往？

蘭孝先　小弟特往洛陽探亲，不知兄長意欲何往？

公孙健　愚兄見宋室朝綱已乱，今欲遍走天涯。現有宝衣一件，名叫"梅絳雪"，不論男女穿上此衣冬暖夏凉，願贈与賢弟以为紀念。

(唱)喜賢弟大才学名震天下，

我二人結拜情骨肉不差。

在荒郊別賢弟忙把馬跨，

若不能建奇功誓不还家。

蘭孝先　多謝兄長美意，你我就此分別，后会有期，告辞了！

(唱)辞別兄長把馬跨，

見了舅父說根芽。

蘭孝先
公孙健　請！

〔公孙健、藺孝先、花柳分下〕

第 四 場

〔花奴上〕

花　奴　昔在皇宮院，每日伴君王。

咱家、花奴。自幼身入皇宮，侍奉柴世宗。世宗晏駕，宋太祖登基，因我年迈，告老还乡。幸有侄兒、侄女孝順于我。我有一外甥藺孝先，家住汉陽，也曾命書童花柳接他来此讀書，一去日久，还未見到来，不知是何原故？

〔花柳上〕

花　柳　啓太老爷：藺大叔来了。

花　奴　喚他进来！

花　柳　是。有請藺大叔！

〔藺孝先上〕

藺孝先　离了汉陽郡，来到舅父門。

舅父在上，甥兒叩拜！

花　奴　罢了。花柳看坐。

藺孝先　謝坐！舅父可好？

花　奴　倒还康健。甥兒一路之上，多受風霜之苦！

藺孝先　多謝舅父挂念！

花　奴　花柳，請你家姑娘出堂！

花　柳　是。請姑娘出堂。

花艳芳　（內）来了！

〔花艳芳、丫环上〕

花艳芳　悶坐在閨房，終朝喜淡裝。

爹爹万福！

花　奴　見过你表兄。

花艳芳　表兄在上，小妹有礼！

蘭孝先　还礼。賢妹請坐！

花艳芳　有坐。

花　奴　啊女兒，你表兄远道而来，吩咐摆設酒宴，大家痛飲一番才是。

花艳芳　女兒遵命。花柳，酒宴伺候。爹爹、表兄請！

蘭孝先　表妹請！

花艳芳　表兄啊！

（唱）你我是中表亲未曾見过，
今日里同飲宴莫笑輕薄。

蘭孝先　賢妹說哪里話来。舅父啊！

（唱）路途遙兒未能把舅父拜过，
思父母不由得珠泪如梭。

花　奴　（唱）你本是宦門子家道中落，
自幼兒何曾受半点折磨。

蘭孝先　啊舅父，甥兒酒已够了，不能再飲了。

花　奴　啊花柳，攙你蘭大叔書房安歇去吧。

花　柳　是啦。蘭大叔随我来！

〔花柳攙蘭孝先下〕

花　奴　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花艳芳　話不投机半句多。

〔同下〕

第　五　場

〔狐狸仙上〕

狐狸仙　（唱西皮慢板）

自那日与姐妹一同飲宴，

吃醉酒倒臥在曠野深山。

公孙健要把我一刀兩段，

多亏了藺孝先救我命还。

我乃魯山狐狸大仙是也。那日吃酒帶醉回来，正在草內肫睡，被公孙健將我拿住。就要伤害我的性命；多亏恩人藺孝先搭救于我，放我回山。是我感激不尽，想报救命之恩。今日乘風来到花府花园，待我进去。正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那旁有人来了，我不免躲在一旁，观看动靜便了！（暗下）

〔藺孝先上〕

藺孝先　（唱）那一日見表妹容顏俊俏，

引得我晝夜里喜上眉梢。

迈步兒来至在花园路道，

看尽了陽春景不見多姣。

小生、藺孝先。那日与表妹一同飲宴，只見她生得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可惜不能常在一处玩耍，这便如何是好？那旁有人来了，待我閃在一旁。

花艳芳　（唱西皮倒板）

一霎时自覚得心中煩悶，（上）

（唱西皮搖板）

出綉閣只見那蝶把花亲。

在园中观不尽各样美景，

不見那藺表兄所为何情？

奴家、花艳芳。是我那日与表兄一同飲宴，只見他貌似潘安，才如宋玉。若得此人托付終身，方不愧

为人一世也。

蘭孝先　啊表妹，愚兄这廂有禮了！

花艳芳　还禮。表兄不在書房讀書，来到花园做什么来了？

蘭孝先　啊？愚兄一人在書房悶悶不乐，来到花园，一来看花，二来寻找表妹你来了。哈哈哈……

花艳芳　啊表兄，岂不知聖人云：男女授受不亲。你我虽是骨肉之亲，未結朱陈之好，若被外人知曉，恐有些不便呀！

蘭孝先　表妹，昔日温太眞以玉鏡为媒；刘無双以夜光珠为聘，俱是中表兄妹成亲。我們何不学那前輩古人，趁此机会共証良緣，岂不是千秋佳話？

〔花艳芳作羞介〕

蘭孝先　哎，表妹呀！

（唱）劝表妹你不必羞容滿面，

　　今日里咱二人匹配良緣。

花艳芳　表兄休得無禮！

（唱）骨肉亲你不該綱常敗坏，

　　無故地怎能够同赴陽台？

　　牡丹花全仗着藩籬遮盖，

啊表兄，那旁有人来了！

　　芙蓉草何須你亲自采来。（跑下）

〔狐狸仙暗上〕

蘭孝先　（唱）一霎时吓得我魂飞天外，

　　恰好似比目魚兩下分开。

　　她有情我有意因何不睬？

　　我只得冷淸淸回轉書齋。（下）

狐狸仙　呀！

(唱)我这里暗看他十分好笑。
　　一霎时想起了妙計一条。
哎呀且住！我看花小姐与蘭相公眉目傳情，兩心相印，只是碍于綱常礼教，不能苟且成亲，这便怎么处？啊有了：我不免变作花小姐模样，去到書館搭救恩人的性命便了。（換裝介）
(唱)适才聞他二人言語冒犯，
　　蘭恩人害想思晝夜不安。
　　我只得急忙忙仙衣更換，
　　变一个裙釵女書館攀談。
〔狐狸仙走"花梆子"下〕

第六場

花幼瑾　(內)走哇！（上）
　　(唱)过花街穿柳巷逍遥散淡，
　　　　一霎时来到了府門外边。
〔花柳上〕
花　柳　迎接大叔！
花幼瑾　花柳，这几日府中有事無事？
花　柳　我蘭大叔来了。
花幼瑾　現在哪里？
花　柳　現在書房。
花幼瑾　你且退下。
花　柳　是。（下）
花幼瑾　在下、花幼瑾。是我前往鎮国寺游玩了七日，回得府来，書童稟道：我那蘭表弟来了，現在書館存身。我不免去到那里，一来探望表弟，二来看看他的文

才如何。

(唱)看一看蘭表弟才学怎样，

我不免到書館会会文章。(下)

第七場

[蘭孝先上]

蘭孝先　(唱)适才間見表妹花容美艳，

天河水隔牛郎不得团圓。

茶不思飯不想精神錯乱，

但不知何日里得会嬋娟？

狐狸仙　(內)走哇！(上)

(唱)为报那救命恩將他来劝，

离花园又来到書館門前。

靜悄悄無人声双扉閉掩，

我只得用手兒叩打門环。

开門来！

蘭孝先　(唱)睡朦朧与表妹夢中相見，

但不知是何人叩打門环？

外面何人叩門？

狐狸仙　表兄快开門来，小妹花艳芳来了。

蘭孝先　嘔，表妹到了。待我与你开門。(开門介)表妹請进。請坐！

狐狸仙　謝坐！

蘭孝先　表妹可好？

狐狸仙　好。表兄你可好哇？

蘭孝先　方才有病；見了表妹么，病就好了。啊表妹，兄有

一言，賢妹听了莫要煩惱。

狐狸仙　表兄有何金言，但講何妨。

蘭孝先　我見表妹天生丽質，貌似嫦娥，兄有心与你……这个……

狐狸仙　什么？

蘭孝先　那个……

狐狸仙　这是怎么講話？表兄，你快快的講啊！

蘭孝先　兄有意与你成就百年之好，不知表妹意下如何？

狐狸仙　嘟！表兄你好差也！小妹奉了爹爹之命，前来問候于你，你講来講去，講出这样言語，眞眞豈有此理！

蘭孝先　表妹不要生气，小兄与你說了几句笑話，你怎么当起眞来了？

狐狸仙　你明明不怀好意，还說什么"笑話"，待我去告訴我家爹爹。（欲走介）

蘭孝先　（攔介）表妹不要生气，念兄是一时之錯，饒恕了吧！兄与你跪下了！（跪介）

狐狸仙　表兄請起。小妹与你作耍呢！

蘭孝先　啊！你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哪！（起介）

狐狸仙　你我成就百年之好，但不知以何为媒？

蘭孝先　就以"詩經"为媒，你看如何？

狐狸仙　如此对天一拜。

（唱）兄妹二人忙跪倒，

〔狐狸仙、蘭孝先跪、拜介〕

蘭孝先　（唱）从此情意比天高。

天色不早，你我安歇了吧！正是：今日好比七月七。

狐狸仙　牛郎織女会佳期。表兄随我来呀！

〔同下〕

第 八 場

〔花幼瑾上〕

花幼瑾　弟兄离别久，書房会斯文。
来此已是。表弟开門来！

〔狐狸仙上〕

狐狸仙　何人叩門？

花幼瑾　哎喲！書館里怎么跑出女子的声音来啦？我仔細听听。

狐狸仙　表兄快来！

〔蘭孝先上〕

蘭孝先　表妹何事呀？

狐狸仙　怎么这般时候，还有人叩門？

花幼瑾　哈哈！半夜三更的，我妹妹怎么跑到書館来啦？

蘭孝先　想必是表妹担惊害怕，听錯了也是有的。今日一刻千金不可錯过，你我上床安眠了吧！

花幼瑾　快开門哪！

蘭孝先　何人叩門？

花幼瑾　連表哥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

狐狸仙　我家哥哥来了，待我躲避起来。（下）

蘭孝先　外面是表兄么？

花幼瑾　是我。

蘭孝先　表兄到此何事？

花幼瑾　前来看望表弟来了。

蘭孝先　夜靜更深，明日再会吧。

花幼瑾　一定要見，你开开吧！

蘭孝先　待我与你开門。

〔藺孝先开門介。花幼瑾进門，四下看介〕

藺孝先　表兄，你看什么？

花幼瑾　这个！請問表弟今晚上誰跟你在这兒作伴哪？

藺孝先　并無别人。

花幼瑾　不对不对。剛才我叫門，有一女子答話，她是誰呀？

藺孝先　啊！表兄你我許久不見，今日相会，就該談談心、講講文章的才是。怎么，你来到書館东瞧西看，胡言乱語，眞眞豈有此理！你呀，与我出去吧！（推花幼瑾出門介）

花幼瑾　呦喝！他把我推出来啦。其中必有緣故，我躲在一边听听。

藺孝先　表妹快来！

〔狐狸仙上〕

狐狸仙　我哥哥哪里去了？

藺孝先　我將他推出去了。

狐狸仙　我要走了。

藺孝先　他已走了，你我还是安眠了吧！

狐狸仙　待我回去，明日再来。

藺孝先　表妹，明日你要早早的来呀！

〔狐狸仙点头，出門介。藺孝先下〕

花幼瑾　慢走慢走！这不是妹子嗎？

狐狸仙　是我。

花幼瑾　你到書館干什么来啦！

狐狸仙　哥哥，你干什么来了？

花幼瑾　我探望表弟来啦！

狐狸仙　我是探望表兄来了。

花幼瑾　这書館也是你来的地方嗎？

狐狸仙　这書館許你来，就許我来！

花幼瑾　好丫头，竟敢跟我頂嘴，咱們見爹爹去！

狐狸仙　說什么去見爹爹，我劝你撒手了吧！（跑下）

花幼瑾　好个沒廉耻的丫头，把我的眼睛迷啦。待我赶到上房，見了爹爹再作道理。妹妹慢走，哥哥赶你来啦！（下）

第　九　場

〔花柳、花奴、花艳芳、丫环上〕

花　奴　（唱）昨夜晚三更后烏鴉乱叫，
　　　　我的兒却为何愁上眉梢？

花艳芳　（唱）昨夜晚小丫环無端吵鬧，
　　　　因此上女兒我怒在心梢。

花幼瑾　（內）走哇！（上）
　　　　（唱）实可恨花艳芳把門風坏了，
　　　　我看你到上房往哪里脫逃？
　　　　哈哈！好丫头，你可气死我啦！

花艳芳　哥哥回来，为何这样發怒？

花幼瑾　你还問我？簡直的叫你把我們花門的臉都丟尽啦！

花　奴　幼瑾，你从哪里而来，为何与你妹妹这样吵鬧？这还了得！

花幼瑾　这个！

花　奴　哪个？你这奴才莫非中了瘋了？

花幼瑾　孩兒有一肚子話，說不出口来。

花　奴　有什么話，只管講来！

花幼瑾　孩兒想表弟乃是姑表至亲，前去探望。不想走到書館門外，听里边兒有女子說話声音。

花　奴　不要發瘋，快快講来，眞眞气死我也！

花艳芳　（哭介）喂呀……爹爹作主哇！

花　奴　想是你听錯了？

花幼瑾　不錯不錯。孩兒我听得眞眞确确是个女子，还不是别人，就是我那無羞無耻的妹子，与我那表弟如此这般，眞眞是豈有此理！

花　奴　好奴才！你还要講些什么？

花艳芳　哎呀爹爹呀！孩兒昨晚与爹爹对坐三更，并不曾离开左右。我哥哥無故搬动是非，孩兒与他誓不兩立，爹爹作主！

花幼瑾　哈哈！蠢丫头，你还跟我"誓不兩立"？你把我們花家門風都丢尽啦，我打死你这个蠢丫头嘁！

花艳芳　啊爹爹，問他什么时候見着兒来？

花　奴　是呀，在什么时候？

花幼瑾　我在書館門外，也就是三更天，等了半晌，見她果然出来啦。

花　奴　她出来你就該把她拉住哇！

花幼瑾　是呀是呀，我就是这么一把——

花　奴　怎么样啊？

花幼瑾　我把她拉住啦，我說：这不是妹子嗎？

花　奴　呸！什么样子？

花幼瑾　她說：这不是哥哥嗎？

花　奴　嗯！又便怎样？

花幼瑾　我問她：干什么来啦？

花　奴　这書館里边你是可以去的，她是去不得的呀！

花幼瑾　是呀！她也問我：干什么来啦？我說：我探望表弟来啦。她說：哥哥呀，我是探望表兄来啦。

花　奴　你就該拉来見我才是呀！

花幼瑾　着哇！我也是这么想啊！她又說“許你来就許我来”！

花　奴　哎呀哎呀！这还了得！反了你們了！

花幼瑾　又一个“着哇”！我这么一拉，她那么一甩，不知用什么东西把我的眼睛迷啦，一下子他就逃之夭夭啦。

花　奴　原来如此。幼瑾，你說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呀？

花幼瑾　您看看，您老人家眞是糊塗極啦！难道說还是去年的事嗎？就是剛才的事。

花　奴　怎么是方才的事么？

花幼瑾　可不是剛才的事，这还是說着玩兒的嗎？

花　奴　嘟！大胆奴才，满口胡說！是你妹妹与为父对坐三更，并不曾离开一步，你無故誣敗她的名节，該当何罪？还不与我跪下！

花幼瑾　我不能跪，我寃死啦！

花　奴　奴才大胆！

(唱)可恨这小奴才眞眞不孝，

全不念你二人一母同胞。

無故地回家来胡言乱道，

花柳，看棍伺候！

花　柳　是。

花　奴　(唱)打死了小奴才怒气方消。

奴才你还不跪下！

花幼瑾　我不跪！打我就不商量商量嗎？不商量你就打不了！

花　奴　哈哈！塵世之上，老子打兒子还要商量商量么！好奴才，我不打你了。我来問你：自古道君叫臣死？

花幼瑾　不敢不死。

花　奴　父叫子亡？

花幼瑾　不敢不亡。

花　奴　好，丫环拉手，花柳扯脚，待我打死这个不孝的奴才！

花幼瑾　爹爹您說什么？

花艳芳　爹爹呀！

（唱）花艳芳走向前双膝跪倒，

劝爹爹將我的哥哥恕饒。

爹爹饒恕了吧！

花幼瑾　誰用你講情啊！

花艳芳　爹爹，看在孩兒面上，將我哥哥饒恕了吧！

花　奴　奴才無事生非，断难饒恕。丫环攙你家小姐上楼歇息去吧。

丫　环　是。

〔丫环、花艳芳下〕

花　奴　花柳，取一塊石头过来，叫他頂在头上。

花　柳　是啦。

花幼瑾　花柳，撿塊輕一点的、小一点的。

花　柳　这塊不大，五十来斤，大叔您用力頂吧！

花　奴　叫他頂上。

花幼瑾　哎喲哎喲……

花　奴　花柳，命你在此看守，叫他頂得端端正正、三天三夜，不許叫他动轉，倘有歪斜，速报我知！

花　柳　是。

〔花奴下〕

花幼瑾　哎，花柳，你看看太老爷睡啦沒有？

花　柳　太老爷睡着啦。

花幼瑾　睡着了嗎？哎喲哎喲！……（起介）

花　柳　来啦！

〔花幼瑾赶快跪下〕

花　柳　太老爷眞睡着了，我跟您鬧着玩兒哪！

花幼瑾　（起介）花柳，拿我的帽子来！你跪下！

花　柳　我沒錯兒呀，我不能跪！

〔狐狸仙暗上〕

花幼瑾　我問你，太老爷叫你搬石头，我叫你搬輕的，你偏搬重的；我叫你搬小的，你偏搬大的，你和我結的哪輩子仇啊？你老老实实的給我頂上。他叫我頂，我叫你頂，这叫“作法自斃”。

〔花柳頂石头介〕

花幼瑾　我溜了吧！（跑下）

花　柳　哈哈！太老爷叫他頂，他叫我頂着，我該叫誰頂啊？有啦，我叫这石头獅子頂着。要你頂着端端正正，倘有歪斜，我要打破你的獅子头。得啦，待我也溜了吧！（下）

狐狸仙　哎呀妙啊！

（唱）暗地里看他們实实可笑，

花公子把灵芝当作蓬蒿。

一家人全不知暗中奥妙，

我去与蘭相公細說根苗。（下）

第十場

〔蘭孝先上〕

蘭孝先　（唱）昨夜晚与表妹姻緣訂就，

魂灵兒不覺得被她引勾。

我只得坐書館安心等候，

这件事倒叫我难舍难丢。

〔狐狸仙上〕

狐狸仙　(唱)提美酒来至在書房門首，

喚表兄开門来細說根由。

表兄，开門来！

蘭孝先　門外敢是表妹来了？

狐狸仙　正是。

蘭孝先　待我来开門。(开門介)表妹請！

狐狸仙　表兄請！(进門介)

蘭孝先　請坐。

狐狸仙　謝坐。

蘭孝先　表妹手拿何物？

狐狸仙　乃是一壺美酒。我与表兄飲酒消遣来了。

蘭孝先　多謝表妹。如此請哪！

(唱)观表妹好一似嫦娥俏俊，

但不知何日里才結朱陈。

狐狸仙　(唱)今夜晚坐書房开怀暢飲，

咱二人恩义重情比海深。

〔蘭孝先醉介。花幼瑾上〕

花幼瑾　(唱)可恨那蠢丫头出乖露丑，

这件事我与他無了無休。

我、花幼瑾。昨晚上来到書館，看見妹子与表弟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我回去对爹爹言講，又被他老人家飽打一頓。我不免二次去到書館，拿住眞赃实犯，好出出我这口恶气。来此已是書館門首，怎这么鴉雀無声地！想是他們倆人又睡了。房內有灯，我隔着門縫兒看看。

狐狸仙　(唱)花幼瑾在門外出乖露丑，

这件事倒叫我暗笑不休。

我只得將恩人用水灌救！

表兄醒来！

藺孝先　（醒介）表妹，天已不早，你我安歇了吧！

〔狐狸仙扶藺孝先下〕

花幼瑾　哎呀慢着！我这个时候要是进去，把他們再放跑啦，那怎么办哪？啊有啦：我不免把他們鎖在房里，叫他們插翅难逃。就是这个主意。我說妹子呀妹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来投。（下）

第十一場

〔花幼瑾上〕

花幼瑾　（唱）急急忙忙往前奔，

不覺来到上房門。

〔丫环上〕

丫　环　大爷回来了。

花幼瑾　回来了。

丫　环　大爷，您跟誰生气哪？

花幼瑾　就跟你！

丫　环　我沒招您哪！

花幼瑾　这个！我問你，太老爷在哪兒哪？

丫　环　現在臥房。

花幼瑾　請太老爷出来，再跟你算帳。

丫　环　有請太老爷！

〔花奴上〕

花　奴　（念）昨晚風清月朗，

美酒胜似茶香；

出得堂来观望，

奴才又在猖狂。

花幼瑾　猖狂猖狂，請你老人家去驗眞賍。

花　奴　什么"眞賍"，你莫非又發瘋来了？

花幼瑾　不是我發瘋，是您那个伶俐孝順的女兒又跑到書館發瘋去啦。

花　奴　大胆奴才，又来作怪。丫环！看棍过来，打死这个奴才！

花幼瑾　慢来慢来！大概您是吃了打人的葯啦？等我把話說明白啦，你再把我打死也不晚哪！

花　奴　有話快快講来！

花幼瑾　只因爹爹在昨晚上把我打了一頓，是孩兒气忿不过，方才去到書館要拿他个眞賍实犯。我看見妹子和表弟对坐喝酒，丑态百出，是孩兒將書館門倒鎖了个結結实实，請爹爹快去看上一看，看看你那玉潔冰清的女兒，够多么露臉吧！

花　奴　她当眞的去了？

花幼瑾　这还有假的嗎？咱們一塊兒去看看，是不是在哪兒哪？走！走！

花　奴　好，丫环帶路書館，看你家姑娘去！

丫　环　我家姑娘現在臥房。

花　奴　怎么你家姑娘現在臥房？奴才，你听見無有？你妹子現在臥房，怎么說是鎖在書房？

花幼瑾　你老人家先別生气。我問問她。

花　奴　你去問来！

花幼瑾　丫头，你家姑娘明明現在書館，被我鎖得結結实实、牢牢稳稳。你怎么偏說是在臥房哪？

丫　环　我家姑娘实实在在地是在臥房。

花幼瑾　你說在臥房，你請她出来！

花　奴　不消你說！丫环，請你姑娘出来。

花幼瑾　对，"請"出来吧！

丫　环　我去請去。

花幼瑾　回来！你請出来还則罢了；請不出来你便怎么样？

丫　环　請不出来，我給你叩头。

花幼瑾　你要是能請出来，把我的腦袋割下来，我死都甘心。

丫　环　好！有請小姐！

〔花艳芳上〕

花艳芳　爹爹万福！

花　奴　你是女兒？

花艳芳　正是女兒。

花　奴　坐下坐下。奴才，你来看呀！

花幼瑾　啊，你是妹子？

花艳芳　是我。

花幼瑾　你是艳芳？

花艳芳　是呀！

花幼瑾　不对呀！难道我見了鬼了嗎？（拉花奴介）咱們到書房看看去！

花　奴　丫环，上前打他！

花幼瑾　丫环，慢动手。千錯万錯，如今都是我一个人的錯啦。

（唱）叫一声小丫环听我言講：

　　你小姐明明是坐在書房。

　　也是我时运乖鬼把牆擋，

这件事倒叫我难解其詳？

花艳芳　（唱）哥哥作事不思忖，

苦苦逼我为何情？

从今名节俱扫尽，

不如一死丧殘生。

花　奴　我兒不可如此。丫环，將你家姑娘攙了下去。我自有道理。

丫　环　是。

花艳芳　（哭介）喂呀！

〔丫环攙花艳芳下。花柳暗上〕

花　奴　待我修書。（修書介）花柳！

花　柳　在。

花　奴　現有書信一封，紋銀二百兩，交与你蘭大叔，叫他上京赶考。就說你家太老爷不能亲送了。快去！

花　柳　是啦！（下）

花　奴　哎，奴才呀！

（唱）小奴才作此事全不思想，

同胞妹險些兒命丧無常。

花幼瑾　我还是不明白。

花　奴　你不是我亲生的兒子，今日將你赶出門去，享福也在你，受罪也在你，从今以后，休进我的門来！（下）

花幼瑾　我再住下去也沒意思啦。聞听人說，熊耳山大王公孙健，招軍买馬，聚草囤粮。我不免投奔那里，吃一份錢粮，暫为糊口。正是：世乱奴欺主，时衰鬼弄人。唉，丢人！扫兴！（下）

第十二場

〔花柳上〕

花　柳　奉了家爷命，来逐蘭相公。

来在書房，这門还鎖着呢。待我把鎖砸开。（砸介）里边还关着呢。蘭大叔，开門来！

蘭孝先　（內）来了！（上）

（唱）昨夜晚寒風起烏鴉乱叫，

想必是大禍到就在今朝。（开門介）

花柳，到此何事？

花　柳　参見大叔！太老爷賜您書信一封，銀子二百兩，叫您进京赶考去。太老爷說啦，不能亲送您啦。

蘭孝先　待我看来。（看介，念介）

“貪看宾鴻雁，

临春不肯归；

不意鴻雁来，

恐遭熏風吹”。

原来是舅父怀疑于我，此处万万不可停留了。花柳复上太老爷，就說我立刻就走，不去面謝了。

花　柳　是啦！（下）

蘭孝先　待我收拾書箱即刻啓程。表妹呀表妹，愚兄我倒辜負你的一番好意了！

（唱）我与你夫妻情十分恩爱，

不料想半途中兩下分开。

咳，表妹啊！（下）

第十三場

〔戎飞雄上〕

戎飞雄　（唱）大丈夫生得来英雄志气，

习武艺兩膀力千斤無敌，
只恨我生長在山林野地，
到何日才出头展翅高飞？
（詩）髮似鋼錐面似鉄。
二目炯炯放光輝。
兩膀倒有千斤力，
横推馬倒拽牛回。
俺、戎飞雄。生来英勇，兩臂千斤。奈居住深山，不能出世。聞听人言，熊耳山公孙健招軍买馬，聚草囤粮，不免前去吃他一份錢粮，也好有个出头之日。不免回到家中与母亲、妹子商議便了。（下）

第十四場

〔戎母上〕

戎　母　居住深山曠野，却喜柴米不缺。

〔戎小俔上〕

戎小俔　虽無綾罗綢緞，倒有粗布麻衣。

〔戎飞雄上〕

戎飞雄　母亲在上，孩兒有礼！

戎小俔　母亲万福。

戎　母　少礼！

戎小俔　哥哥見礼！

戎飞雄　还礼。請坐。哈哈哈！

戎　母　我兒从哪里回来，这样欢天喜地？

戎飞雄　聞听人說，熊耳山公孙健招軍买馬，聚草屯粮，兒有心前去吃一份粮餉，豈不是有了出头之日。

戎　母　我兒前去，我母女在家拿什么度用啊？

戎飞雄　箱內有一封銀子。

戎　母　那一封銀子，也济不了什么大事。

戎飞雄　如此，待孩兒把那無良心之事再作上一樁，以济日用。

戎　母　着啊！我兒再作上一樁，快去！

戎飞雄　兒就此去也。

戎小倪　慢着！哥哥且慢前去，妹妹还有話講。

戎飞雄　好話多說。

戎小倪　自古常言：行善念佛，天必保佑。母亲所言之事，千万作不得！

戎　母　蠢丫头！你曉得什么？只知飢了要吃，渴了要喝，哼！你曉得什么？

戎小倪　哎呀母亲哪！想那买卖人將本求利，别父母，离妻子，奔走东西，也非容易。常言說，害人如害己；又道是：人可欺，天不可欺呀！

戎　母　蠢丫头！你倒說出了在理的話来！

（唱）豈不知鍋灶內少柴無米，

　　誰憐我母女們常常忍飢。

兒呀，遇見那有錢的人，得了錢財，不要伤害他的性命，也就算便宜他了。

戎飞雄　謹遵母命。

戎小倪　哥哥，休听母亲之言，为非作歹之事，万万作不得呀！

戎飞雄　妹子休得多口！

戎　母　蠢丫头，你曉得什么，还不进去！

戎小倪　唉！（下）

戎　母　兒呀！莫听你妹妹之言，再走上这一遭，下次不做，

也就是了。

戎飞雄　孩兒遵命！

戎　母　我兒去吧，去吧！娘的好兒子呀！（下）

戎飞雄　（唱）我妹子虽年幼倒通大义，
欲不听母亲言缺食少衣。
猛抬头見烏云遮天盖地，（換衣介）
我叫那有錢人插翅难飞。（下）

第十五場

〔藺孝先上〕

藺孝先　（唱）入深山走曠野龙吟虎嘯，
树林中黃叶落風雨飄搖，
好明月又被那烏云遮罩，
倘遇見賊强盜性命难逃。

〔戎飞雄上〕

戎飞雄　呔！什么人？放下买路金銀放你过去！

藺孝先　我、我……我是赶考的举子，哪有金銀与你，大王爷饒命吧！

戎飞雄　若無金銀俺便杀了你！

藺孝先　大王爷慢来慢来！現有包裹一个，与你留下就是。

戎飞雄　放下！还不走去！

藺孝先　哎呀，待我逃走了吧！（下）

戎飞雄　哈哈！眞乃是个書呆子，得此包裹，不免回到家中交与母亲便了。（下）

第十六場

〔狐狸仙上〕

狐狸仙　(唱)深山曠野走得慌，
心中挂念孝先郎。
不避危險朝前往，
保护恩人走一場。
我、魯山狐狸大仙是也。是我保护蘭恩人上京赶考，一时失迷路徑，我那恩人的包裹又被戎飞雄搶去，这便怎么处？啊有了：我不免口吐蓮花一朵，將蘭郎引到戎飞雄家中与他妹子戎小倪成就百年之好，倒是一樁美事。正是：婚姻从天定，半点不由人。啐！(現蓮花介)远远望見蘭郎来也。

〔蘭孝先上，过山昏倒介〕

蘭孝先　(唱)正行走一时間昏迷不曉，
是何人持紅灯把我来招。

狐狸仙　(唱)奴本是千年狐修練成道，
今夜里作响导伴你脫逃。

蘭孝先　(唱)听一言吓得我心惊肉跳，
离虎口又遇着怨鬼游妖。(顫抖介)

狐狸仙　(唱)尊恩人你不必如此胆小，
感当初公孙健把我命饒。

蘭孝先　(唱)聞此言我心中頑石落掉，
多謝你情意厚恩比天高。
这一陣走得我魂魄飄渺，
是誰家双扉掩且把門敲。
(叫門介)开門来！开門来！

〔戎母上〕

戎　母　来了！
(唱)忽听得門兒外人声高叫，

〔戎小倪上〕

戎小倪　（唱）想必是我哥哥又犯律条。

蘭孝先　开門来！开門来呀！

戎　母　門外是什么人？

蘭孝先　我……我是投宿的。

戎　母　投宿的？前边有招商旅店。

蘭孝先　我是遇見强盜之人，快快开門救命吧！

戎　母　遇見强盜的？不要走，待我来开門。

蘭孝先　参見媽媽！快快救命啊！

戎　母　少礼。請坐。

蘭孝先　謝坐！

戎　母　清平世界哪里来的强盜？

蘭孝先　适才在前面森林之中，遇見一个黑臉的强盜，將我的包裹夺去，望求媽媽留宿一宵，等候天明，稟报官府，捉住强盜定要他死無葬身之地！

戎　母　相公受了惊了，待我沽酒来与相公压惊。相公你明早再去报官不迟。

蘭孝先　哎呀狗强盜啊，我明早是一定要报官的。

戎　母　相公不必着急，待我与你打酒去。

蘭孝先　留小生住宿一宵，已感恩非淺，怎敢再劳媽媽沽酒？

戎　母　受惊之人，吃些酒也好压惊啊！

蘭孝先　有劳媽媽！

戎　母　小倪，这里来。

戎小倪　何事？

戎　母　好好看守羊兒，莫叫羊兒走了！

戎小倪　女兒知道。

戎　母　我哪里是打酒去。听他所說那强盜模样定是我孩兒無疑了。待我去找来我那孩兒，設法結果他的性命，免他明早报官。就此走走！（下）

戎小倪　咳！母亲偌大年紀，还作这样为非作歹之事，一旦事犯，如何是好啊！

蘭孝先　塵世之上，哪有媽媽这样好人，难得呀难得！

戎小倪　什么“难得”不“难得”！他的命就死在眼前，他还不知道哪！

蘭孝先　啊！这位大姐，因何背地沉吟？

戎小倪　非是我背地沉吟，可惜你死在眼前还不自知啊！

蘭孝先　啊大姐，小生方才逃出虎口，多蒙媽媽、大姐优礼相待，却不知还有什么大禍呀？大姐你要快快講来！

戎小倪　我母亲临行嘱托那兩句話，你可懂得？

蘭孝先　不懂。

戎小倪　叫我“看守羊兒，莫叫羊兒走了”，乃是江湖上兩句黑話，就是叫我看着你。他找我哥哥去了，要結果你的性命。劫你的人，就是我的哥哥。

蘭孝先　哎呀！大姐快快救命吧！（跪介）

戎小倪　相公請起。我不救你，也就不对你說了。放你走，可有盤費？

蘭孝先　分文無有。

戎小倪　等我給你取来。

蘭孝先　天哪！

戎小倪　（唱）打开箱忙取出銀兩一包，

　　　　叫相公莫停留快快脫逃。

蘭孝先　多蒙大姐，救我不死；又贈銀兩。請問大姐尊姓高

名，小生將来得志，定当圖报。

戎小傹　相公听了。

（唱）奴名叫戎小傹原非圖报，

　　但只願到后来得配鸞交。

有什么东西，相公留下一件，权作紀念。

蘭孝先　大姐呀！

（唱）蒙大姐救我命恩德非淺，

　　梅絳雪作聘礼匹配良緣。

啊大姐，令兄夺去包裹，內有衣服一件，名叫“梅絳雪”，留在大姐你的身旁，权当聘礼，小生將来也好报你的大恩哪。

戎小傹　快快走吧！后会有期。

〔蘭孝先出門又回介〕

戎小傹　为何去而复轉？

蘭孝先　哎呀且慢！我逃走之后，你母亲、哥哥回来，豈肯与你干休啊？

戎小傹　啊这个！有了：那边有一条繩子，你把我綁上，等我母亲、哥哥回来，我自有道理。

蘭孝先　如此，依計而行（綁戎小傹介）。哎呀，大姐你受了屈了！你我后会有期，小生要走了。

戎小傹　你要保重啊！

〔蘭孝先急下。戎母、戎飞雄上〕

戎　母　啊！女兒为何綁在这里？

戎飞雄　妹子为何被人綁上？

戎　母　快快与她松綁。

戎小傹　母亲临行的言語，被他識破，才將我綁在这里。他打开我們的箱子，不知把什么东西拿走了！

戎　母　待为娘先看看丢失了什么东西？啊！箱內那封銀子被他盜去了。

戎飞雄　咳！这才是强盜遇着賊，料他走的不远，待兒赶上。

戎　母　我兒快去！

戎飞雄　哎喲哎喲！

戎　母　你怎么样了？

戎飞雄　兩腿疼痛，走不动了。

戎　母　咳，随他去吧！

戎飞雄　兒得了一个包袱。

戎小俔　打开看看有什么东西？

戎飞雄　有兩大封銀子。

戎　母　盜去一封，回来兩封，算来算去，不为折本。

戎飞雄　还有一件衣服。

戎　母　看是什么衣服？

戎飞雄　領口上有字，名叫："梅絳雪"。

戎　母　梅絳雪！

戎飞雄　我妹子受了惊了，叫我妹子穿上压一压惊吧。

戎　母　就叫她穿上。

〔戎小俔穿"梅絳雪"介〕

戎飞雄　不長不短正可身。母亲，家中有銀子，你可暂且使用。賢妹早晚在母亲身旁，多尽孝道。兄要告辞了。

戎小俔　送哥哥！

戎飞雄　母亲、妹子請回，俺去也！（下）

戎　母　兒呀，随娘来呀！

〔戎母、戎小俔下〕

第十七場

〔四嘍兵、上山虎、下山虎、公孙健上〕

公孙健　(詩)豪杰威鎮熊耳山，

招兵練將起烽烟；

只为陈桥兵变乱，

要夺宋室錦江山。

俺、复姓公孙、名健、字表中行。只因赵匡胤不仁，欺压孤兒寡妇，是我心中不服，今日占了熊耳山，招軍买馬，聚草囤粮。今乃招軍点將之期，大头目！

上山虎　在。

公孙健　有人投軍，傳报进帳！

上山虎　啊！(出帳介)

〔戎飞雄、花幼瑾上〕

花幼瑾　同心如故交，

戎飞雄　結义胜同胞。

花幼瑾
戎飞雄　煩劳通禀，投軍人要見。

上山虎　候着！(进帳介)啓大王：投軍人求見。

公孙健　傳他进帳！

上山虎　是。(出帳介)大王傳見，小心了！

花幼瑾
戎飞雄　投軍人叩見大王！

公孙健　罢了，起来。

花幼瑾
戎飞雄　謝大王！

公孙健　这位壯士，你前来投軍，有何本領？

花幼瑾　大王容禀！

(念“扑灯蛾”)

自幼生来性聪明、性聪明，

胸藏四書与五經；

腹內文章賽孔孟，

只恨时衰运不通、运不通。

公孙健　姓甚名誰？哪里人氏？

花幼瑾　在下名喚花幼瑾，乃洛陽人氏。

公孙健　本大王起兵，喜的是錦上添花，將来破宋，命你以为中軍参謀。

花幼瑾　多謝大王！

公孙健　罢了。一旁坐下。

花幼瑾　謝坐！

公孙健　这位好汉，有何本領，前来投軍？

戎飞雄　大王容稟！

（念“扑灯蛾”）

生来相貌似重瞳、似重瞳，

兩膀千斤力無穷；

一杆銀槍拿在手，

临陣不惧百万兵、百万兵。

公孙健　你叫什么名字？

戎飞雄　我叫戎飞雄。

公孙健　本大王最喜“飞雄”二字，將来破宋，命你以为前站先鋒。

戎飞雄　謝大王！

公孙健　罢了。看酒伺候，与二位壯士痛飲。

〔牌子〕

公孙健　二位壯士請！

花幼瑾
戎飞雄　大王請！

〔报子上〕

报　子　啓大王：黄鳳楼押运粮草，打从山下經过。

公孙健　再探！

报　子　啊！（下）

戎飞雄　大王，黄鳳楼乃是石守信帳下勇將，不可放他过去。

公孙健　好，就命你下山將黄鳳楼拿来見我。

戎飞雄　得令！（下）

公孙健　退帳。

众　　　啊！

〔同下〕

第十八場

〔四粮車、黄鳳楼上。四嘍兵、戎飞雄上。会陣，起打。四嘍兵搶四粮車下。戎飞雄擒黄鳳楼介，下〕

第十九場

〔花幼瑾、公孙健上〕

公孙健　耳边金鈴响，但听报馬回。

〔戎飞雄上〕

戎飞雄　黄鳳楼拿到。

公孙健　綁上来！

戎飞雄　得令。下面听者：將黄鳳楼綁上帳来！

四嘍兵　（內）啊！

〔四嘍兵押黄鳳楼上〕

黄鳳楼　哼！

公孙健　嘟！大胆黄鳳楼，見了本大王，因何不跪？

黄鳳楼　老爷乃是堂堂大將，豈肯跪你这毛寇！

公孙健　押下去，开刀！

花幼瑾　且慢！

公孙健　將軍为何攔阻？

花幼瑾　末將与黄鳳楼有同乡之誼，情願前去劝他投降。

公孙健　如此甚好。快快前去！

花幼瑾　得令。待我与黄將軍松綁。小弟这廂有礼了！

黄鳳楼　还礼。花公子因何在此？

花幼瑾　弟家庭遭变，一言难尽。將軍既已到此，就該降順，同享荣华富貴才是。

黄鳳楼　家屬現在京地，不便投降。

戎飞雄　大丈夫应以事業为先，以妻室为念，終久成不起大事。

公孙健　不必多言，推出斬了！

戎飞雄　念他与花將軍同乡，他既不降，將他面上刺字，放他回去。

公孙健　就依將軍，当帳刺来。

黄鳳楼　嘿！

〔四嘍兵押黄鳳楼下〕

公孙健　后帳摆宴，与二位將軍賀功。

花幼瑾
戎飞雄　謝大王！

〔同下〕

第二十場

〔四軍卒、石守信上〕

石守信　（引）轅門外鼓角声高，众兒郎虎背熊腰。

（詩）万里長城一面当，

可恨山寇时張狂。
每日操演兵和將，
赤胆忠心保家邦。

本帅、同知侯石守信。宋室为臣。只因熊耳山贼寇猖狂，聖上挂我为帅。也曾命黄鳳楼押运粮草，一去日久，怎么还不見回关？

〔徐能上〕

徐　能　黄將軍回关。

石守信　喚他进帳！

徐　能　黄將軍进帳！

〔黄鳳楼上，跪介〕

黄鳳楼　叩見元帅！死罪呀死罪！

石守信　命你押运粮草，为何落得这般光景？

黄鳳楼　元帅容禀！

(唱)小將奉命下边关，
押粮路过熊耳山。

石守信　难道有什么动静不成？

黄鳳楼　(唱)来了一伙綠林汉，

石守信　綠林汉便怎么样？

黄鳳楼　(唱)他將粮草搶上山。
末將被擒要問斬。

石守信　多亏何人相救？

黄鳳楼　(唱)洛陽县花幼瑾救我命轉。

石守信　他是何人之后？

黄鳳楼　(唱)太监花奴一侄男。
他劝我投降我不願，
臉刺八字赶下山。

石守信　(唱)双眉紧皺容顔变，
　　罵声胆大指揮官：
　　失了粮草本該斬，
　　有何臉面回边关。
哇！胆大黄鳳楼，既被賊人这样凌辱，就該罵賊而死。要你这無羞無耻之人何用？推出斬了！
四軍卒　啊！(押黄鳳楼下，再上)
石守信　徐能听令！去到洛陽將花奴全家鎖拿軍前問罪！
徐　能　遵命。
石守信　軍士們！
四軍卒　有！
石守信　熊耳山去者！
四軍卒　啊！
〔同下〕

第二十一場

〔花艳芳上〕
花艳芳　(唱)花艳芳在綉閣自思自想，
　　想起了藺公子好不慘傷！
　　他去后無消息令人盼望，
　　我二人怎能够匹配鸞凰？
奴家、花艳芳。自从藺表兄被逐出門，渺無音訊，令人十分盼望。聞听人說，我家哥哥在熊耳山入伙，恐遭下灭門之禍。不免請爹爹出来，問个明白。有請爹爹！
〔花奴上〕
花　奴　(唱)忽听女兒一声請，

不免向前問分明。

女兒請我何事？

花艳芳　聞听人說：我家哥哥在熊耳山入伙，不知果有此事否？

花　奴　咳！听說这个奴才与戎飞雄八拜結交，一同上山，若被朝廷知道，其禍非小。

花艳芳　旣有此事，爹爹就該拜本进京，奏明朝廷，才是正理。

花　奴　女兒所言甚是。待为父拜本进京，定可無虞。

〔花柳跑上〕

花　柳　太老爷，大事不好啦！

花　奴　何事惊慌？

花　柳　外面来了一个將官，帶領許多官兵，直奔我府而来，要捉拿太老爷滿門家眷。

花　奴　兒呀，你我父女快快逃走了吧！

花艳芳　女兒遵命！

〔花奴、花艳芳拉手欲逃介。四軍卒、徐能上，拿花奴、花艳芳介。花柳逃介，下〕

徐　能　綁回去！

四軍卒　啊！

〔同下〕

第二十二場

〔戎飞雄上〕

戎飞雄　（唱）我奉了大王令来把山下，

打听那花大哥家屬根芽。

俺、戎飞雄。奉了大王將令，下山打听花大哥家眷

消息。来此已是盤石峪口，是我当年打劫之地，不免下馬歇息歇息再走。

四軍卒　(內)走！走！走！

戎飞雄　啊！看那旁来了一輛囚車，等他到来，看个究竟。

〔二軍卒押花艳芳上，徐能随上〕

花艳芳　(唱)坐囚車吓得我心惊胆怕。

〔二軍卒押花奴上〕

花　奴　(唱)只怕是我父女命染黃沙。

戎飞雄　那一官長請了！

徐　能　請了。

戎飞雄　請問尊姓？

徐　能　俺乃石元帅麾下大將徐能。

戎飞雄　囚車內解的何人？

徐　能　花奴父女。

戎飞雄　身犯何罪？

徐　能　因他侄兒花幼瑾投了熊耳山，奉了石元帅將令拿他全家問罪。

戎飞雄　(背供介)原来是花大哥的家眷，何不上前搶了囚車。(对徐能)呔！將囚車留下，饒尔不死！

徐　能　一派胡言！看槍！

〔起打。徐能敗下。戎飞雄劫車介。四軍卒下〕

戎飞雄　伯父受惊了。小侄搭救来迟，当面恕罪！

花　奴　快快請起。你是何处义士，搭救我父女的性命？

戎飞雄　在下戎飞雄，是花幼瑾的結义兄弟。我領了兄長之命，去到伯父家中看望。不想半路遇見囚車，救了伯父。

花　奴　好說。多蒙賢侄搭救。但不知我父女現何处存在

身？

戎飞雄　我家离此不远，請到我家暂住几日。

花　奴　如此，賢侄帶路。

戎飞雄　伯父随我来。

〔同下〕

第二十三場

〔戎飞雄、花奴、花艳芳上〕

戎飞雄　来此已是。母亲开門来！

〔戎母、戎小倪上〕

戎　母　昨晚灯花爆，

戎小倪　喜事在今朝。

戎飞雄　参見母亲！

戎　母　我兒回来了。

戎飞雄　母亲，花老伯父与花小姐到了。

戎　母　快快請了进来！

戎飞雄　伯父，这是我母，这是我妹子。

戎　母　原来是花老爷、花小姐，老身有礼！

花　奴　还礼。旣蒙壯士搭救，又来府上打攪，使我十分不安。

戎飞雄　伯父不必过謙，在我家暂住几日，待侄兒回山中报信，再差人迎接伯父上山。

花　奴　有劳賢侄了！

戎飞雄　俺就此去也！（下）

戎　母　請到后面用飯。

花　奴　叨扰了！

戎　母　女兒陪伴。

戎小倪　是。

〔花奴、花艳芳、戎小倪下〕

戎　母　（背供介）哎呀且住！我兒將私鹽包弄在家下，倘若官兵到此，將他們拿去，豈不連累我一家有罪，这便如何是好？有了，我不免去到官府报信便了。（下）

第二十四場

〔二軍卒、徐能上〕

徐　能　是我奉了石元帅將令，捉拿花家父女。不想中途被劫，失落囚車，这便如何是好？啊，看那旁有一婆兒来了，且上前去，探問賊人来历。

〔戎母上〕

戎　母　事不关心，关心則乱。

我戎門葛氏。我兒从盤石峪口救来了花老爷，誠恐日后有人前来捕捉，因此放心不下。看那边廂来了一伙人等，不免在此假意采薪，看他們做些什么？

徐　能　那一婆兒，曠野深山，在此作甚？

戎　母　尊官万福！

二軍卒　跪下！

戎　母　（跪介）报告老爷知道：花家父女現在我家，特地前来报告。內中有个穿新衣的女子，乃是我的女兒，請不要拿錯。

徐　能　头前帶路！

戎　母　是。

〔同下〕

第二十五場

〔戎小倪、花艳芳上〕

戎小倪　啊花小姐，我看你身上寒冷，这"梅絳雪"乃是冬暖夏凉的宝衣，你且穿上稍御寒冷。

花艳芳　我不冷，姐姐不必费心。

戎小倪　不必推辞，穿上了吧！

花艳芳　多謝姐姐！这件衣服，怎么这样的温暖哪？

〔花奴上〕

花　奴　（唱）这大雪不住的扑我臉面，

手提着一壺酒借避風寒。

走进了草堂內用目观看，

戎小倪　我伯父往哪里去了？

花艳芳　只因天气寒冷，去往大街沽酒，大約也快回来了。

花　奴　（唱）問女兒哪里来这件衣裳？

啊女兒，你哪里来的这件好看的衣服啊？

花艳芳　爹爹回来了。这是我戎家姐姐見我寒冷，与女兒穿上的。

花　奴　兒呀！你知道冷，你那姐姐就不冷么？

戎小倪　我倒不冷！

花　奴　难得你姐姐这样疼你。侄女，你母亲往哪里去了？

戎小倪　去往郊外采薪去了。

花　奴　哎呀！这样大雪寒天，去到郊外采薪去了。皆是我父女之过。我沽来一壺好酒，等你母亲回来，大家同飲一番便了。

〔戎母、徐能原人上〕

戎　母　女犯与我女兒長的俱是一样，不要錯拿了！那穿

"梅絳雪"衣服的才是我的女兒。

〔徐能、二軍卒进内介〕

徐　能　花奴，我奉元帅將令，前来拿你！

花　奴　你們是哪里来的？

徐　能　捉拿你这賊子之父！兵丁們，將男女逃犯拿下了！

二軍卒　啊！

〔花奴、戎小傀被二軍卒押下。徐能下。花艳芳蒙衣抖顫介〕

花艳芳　（唱）一霎时吓得我魂飞魄散！

戎　母　看看我女兒去吧。哎呀！把我女兒吓坏了！女兒醒来！

花艳芳　（唱）又只見戎伯母站在面前。（哭介）

戎　母　你父亲被官兵拿去了？

花艳芳　正是。

戎　母　你姐姐哪里去了？

花艳芳　我那姐姐也被官兵捉拿去了哇！

戎　母　（哭介）哎兒呀！

花艳芳　伯母不必啼哭，若不嫌弃，奴情願拜在伯母的名下做为义女。

戎　母　哎呀，我哪有这样造化？

花艳芳　如此母亲請上受兒一拜！

戎　母　等我兒回来，再作道理。兒呀！随为母后面歇息去吧！

花艳芳　兒遵命。爹爹呀！（哭介）

戎　母　女兒不必啼哭，随娘来呀！

花艳芳　是。

〔同下〕

第二十六場

〔狐狸仙上〕

狐狸仙　(唱)自从别了恩人面，

日月如梭有数年。

我乃狐狸大仙是也。自从那年我在盤石峪口救了恩人蘭孝先，他上京赶考，得中了头名狀元。現在花家父女又有大禍临身，我不免变作書僮花柳的模样，与蘭相公送上一信，一来可以打救花家父女的性命，二来也好叫他夫妻团圓也。

(唱)蘭恩人虽然是鰲头独占，

怕花奴父女們性命难全。

变一个小書僮花柳出現，(变花柳介)

我——(四望介)狐狸大仙。是我变作書僮模样，前去与蘭相公送信，就此前往！

(唱)送書信哪顧得路途艰难。(下)

第二十七場

〔院子、蘭孝先上〕

蘭孝先　(引)名登上院，穿玉帶，綿綉衣裳。

我、蘭孝先。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狀元。今奉聖命回家祭祖。家院！

院　子　有。

蘭孝先　吩咐人役們走上。

院　子　人役們走上！

〔四人役上〕

蘭孝先　帶馬！

众　　啊！

蘭孝先　（唱）吩咐人役把馬帶，

奉旨还乡祭玫台。

〔同下〕

第二十八場

〔狐狸仙扮花柳上〕

狐狸仙　（唱）在深山变作了書僮模样，

都只为花小姐孝先蘭郎。

石守信傳將令全不思想，

把忠臣比作那賊子猖狂。

非是我世外人以下犯上，

自有那神聖他暗地主張。

怕只怕他父女法場命丧，

因此上报消息奔走慌忙。

甩开了大步伐急忙前往，

見了那蘭相公細說端詳。

〔院子、蘭孝先上〕

院　子　閑人閃开，狀元老爷来也！

狐狸仙　你家老爷莫非是新科的蘭狀元嗎？

院　子　正是。

狐狸仙　煩劳通稟，就說我書僮求見。

院　子　候着。启稟狀元老爷：書僮求見。

蘭孝先　（唱）人逢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

勒馬停蹄用目望，

見一玩童站道旁。

院　子　有一書僮要見老爷！

蘭孝先　帶来見我。

狐狸仙　参見蘭大叔、狀元老爷！

蘭孝先　啊！你可是花柳么？

狐狸仙　正是小人。

蘭孝先　你因何来到此处啊？

狐狸仙　哎呀！蘭大叔啊！我家太老爷和小姐不知身犯何罪，被石元帅鎖拿而去，看看就要問斬。是小人不分晝夜，不怕路途遙远，前来送信。哎呀狀元老爷呀！还望念在亲戚之情，快快搭救他父女的性命。漫說我家太老爷和小姐，就是小人也感你的大恩大德呀！

蘭孝先　有这等事，花柳，帶路前往！

（唱）叫声花柳把路帶，

此事自有巧安排。

〔同下〕

第二十九場

〔四軍卒、石守信上〕

石守信　眼观旌旗起，耳听好消息。

只因熊耳山賊寇作乱，聖上挂我为帅，領兵坐鎮。也曾命徐能捉拿花家滿門，还未見回報。

官　兵　（內）报！（上）

花家滿門拿到。

石守信　綁上来！

官　兵　綁上来！（下）

〔花奴、戎小倪上〕

花　奴　（唱）平地風波遭禍患。

四軍卒　跪下！

花　奴　（唱）来到公堂用目观。

　　　　石元帅請了！

石守信　下面可是花奴么？

花　奴　正是咱家。

石守信　花奴，你为何縱子叛国，在熊耳山造反？

花　奴　石守信，你那是放屁！

石守信　呸！現在你子占山为王，还不承認？

花　奴　咱家侍奉柴王，扶保宋室，忠心耿耿，何言造反，你、你，你……豈不是放屁！

石守信　叛反国家，应該有灭門之罪！

花　奴　屁上加屁。想咱家自幼兒淨身入宮，誰人不知，哪个不曉，我哪里来的兒子，哪里来的女兒？

石守信　推出斬了！

四軍卒　啊！

戎小倪　哎娘啊！

花　奴　姑娘不要害怕，慢慢講来。

〔官兵上〕

官　兵　啓稟元帅：蘭狀元求見，

石守信　这！將他父女押下去！

〔二軍卒押花奴、戎小倪下〕

石守信　有請！

官　兵　有請蘭狀元！（下）

〔蘭孝先上〕

石守信　啊狀元公！

蘭孝先　石元帅！

石守信　請！

蘭孝先　請！

石守信　不知狀元公駕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蘭孝先　豈敢！孝先来得魯莽，元帅海涵！

石守信　豈敢！狀元公到此，必有所为？

蘭孝先　請問元帅，花公公身犯何罪，为何綁在轅門問斬？

石守信　他子花幼瑾与熊耳山公孙健共聚一处，謀反朝廷，故尔拿他全家問斬。

蘭孝先　（哭介）舅父啊！

石守信　狀元老爷与他是至亲么？

蘭孝先　乃是孝先的舅父，望元帅諒情一二！

石守信　現已有聖旨到此，無可挽救了。

蘭孝先　啊元帅，下官与公孙健有一面之交，情願前去劝他归順朝廷，以免后患。

石守信　狀元公如能說他来降，奏明朝廷，前罪已往不究，还要加封他等。請狀元公速去为妙。

蘭孝先　旣然如此，告辞了！

（唱）辞別元帅出宝帳，

帶馬！

劝說公孙早归降。（下）

石守信　掩門！

众　　　啊！

〔同下〕

第三十場

〔四嘍兵、花幼瑾、戎飞雄、公孙健上〕

公孙健　（唱）昨日里众官兵前来攻打，

可笑他一个个俱被擒拿。

将身兒坐至在聚議厅下，
等候那石守信再动杀法。

〔探子上〕

探　子　蘭孝先求見。

公孙健　有請！

探　子　有請！（下）

〔牌子。蘭孝先上〕

公孙健　賢弟一向可好？

戎飞雄　原来是蘭賢弟到了？

花幼瑾　表弟一向可好？

蘭孝先　表兄你也入伙了？

花幼瑾　表弟你做了官啦？

公孙健　大家請坐。啊賢弟，你乃朝廷的貴官，今日駕临，不知有何見教？

蘭孝先　众位仁兄容禀，如今宋太祖登基，应天順人，風調雨順。小弟奉了石元帅將令，来見众位兄長，請弃山归順。弟有一言，众位听了。

（唱）宋太祖登龙位言順名正，
石元帅他命我来劝諸兄。
从今后須把那主意拿定，
管叫你換玉帶高受荣封。

公孙健　賢弟呀！

（唱）好言語將我等一齐喚醒，
从今后下山去弃暗投明。

花幼瑾　大哥就該傳令。

公孙健　待我傳令。众家弟兄！我等下山，归順朝廷。你們大家將这山寨金銀財物，平均分散，各自回家去吧！

四喽兵　啊！（下）

蘭孝先　請众位仁兄即刻下山。

公孙健
戎飞雄　請！
花幼瑾

〔同下〕

第三十一場

〔狐狸仙上〕

狐狸仙　（唱）离了深山向前行，
　　不知不覺到凡塵。
我乃狐狸大仙是也。今当蘭恩人与花、戎二位小姐洞房之期，我不免去到那里，將从前之事說个明白便了。
（唱）駕着祥云往前进，
　　去到洞房看新人。（下）

第三十二場

〔蘭孝先、公孙健、戎飞雄、花幼瑾上〕

蘭孝先　（唱）来到轅門忙下馬，

公孙健　（唱）見了元帅說根芽。

蘭孝先　三位仁兄少候，待小弟前去通禀。

戎飞雄
公孙健　有劳賢弟！
花幼瑾

蘭孝先　有請元帅！

石守信　（內）嗯哼！

〔四軍卒、徐能、花奴、石守信上〕

蘭孝先　参見元帅！

石守信　蘭兒辛苦了！

蘭孝先　为国勤劳，何言"辛苦"？

石守信　順說公孙健之事，怎么样了？

蘭孝先　三位壯士俱在轅門候令。

石守信　傳他三人进帳。

蘭孝先　是。三位仁兄随我进帳。

公孙健
花幼瑾
戎飞雄　是。叩見元帅！死罪呀死罪！

石守信　众位請起。大家归順朝廷，何"罪"之有？

公孙健
戎飞雄　参見伯父！

花　奴　少禮，請坐。

花幼瑾　参見爹爹！

花　奴　好奴才！險一些我的性命丧在你手！

花幼瑾　我說爹爹，現在孩兒我改邪归正，乃是一件喜事，您怎么还生气呀？

花　奴　（嘆气）咳！

花幼瑾　（四顧介）我妹子現在哪兒哪？

花　奴　你妹子現在你戎伯母家中居住。

花幼瑾　就該把她接上关来，父女、兄妹也好团聚。

花　奴　这！

石守信　徐能听令！

徐　能　在。

石守信　急速差人去到戎母家中，將花小姐接上关来，不得有悞！

徐　能　得令。（下）

石守信　众位英雄弃暗投明，俱是栋梁之材。待本帅打本进

京，奏明聖上，定有封贈。

戎飞雄
花幼瑾　多謝元帅提拔！

公孙健　启禀元帅：小人庸才碌碌，不願为官，願跳出紅塵，出家为僧，乞元帅允准！

石守信　这——也罢！本帅修本之时，提及此事，也就是了。

公孙健　多謝元帅！

石守信　二堂备酒，与众位英雄接風。

公孙健
戎飞雄
花幼瑾　謝元帅！

〔同下〕

第三十三場

〔四太监、大太监捧旨上，过場下〕

第三十四場

〔徐能上〕

徐　能　有請元帅！

石守信　（內）嗯哽！（上）

何事？

徐　能　聖旨下。

石守信　請花公公、蘭狀元、众位英雄前来接旨。

徐　能　是。有請花公公、蘭狀元、众位英雄！

〔花幼瑾、戎飞雄、公孙健、蘭孝先、花奴上〕

花幼瑾
公孙健
花　奴　参見元帅！有何吩咐？
蘭孝先
戎飞雄

石守信　聖旨到来，你我一同接旨。

花幼瑾
公孙健
花　奴　遵命！
蘭孝先
戎飞雄

石守信　徐能！

徐　能　在。

石守信　大开中門，摆設香案，接旨！

徐　能　是。香案接旨！

〔牌子。四太监、大太监上〕

大太监　聖旨下，跪！

众　　　万岁！（跪介）

大太监　奉天承运皇帝詔曰：花奴枉遭株連，而蒙不白之寃，朕为之起盖新府，以示优慰。蘭孝先說降公孙健有功，提升三級，遇缺即补。戎飞雄封为后軍都督。花幼瑾入中閣办事。公孙健不願为官，朕允其出家，欽賜玉鉢一个，任其遍游天下。花、戎二女，不分大小，同配蘭孝先为妻。旨意讀罢，望詔謝恩哪！

众　　　万万岁！（起介）

石守信　（接旨介）公公捧旨前来，一路多受風霜之苦！

大太监　俱是为国，何言"辛苦"哪？

石守信　二堂留宴。

大太监　王命在身，不敢久停。咱家告辞了。

石守信　奉送！

〔牌子。四太监領大太监下〕

石守信　聖旨到来，列位俱有封贈，可喜可賀！

花幼瑾
公孙健
花　奴　皆是元帅提拔我等。
蘭孝先
戎飞雄

石守信　豈敢。狀元公！

蘭孝先　元帅！

石守信　聖上指婚，將花、戎二女同配閣下。今当黄道吉日，本帅有意与你三人完成花燭，不知狀元公意下如何？

蘭孝先　就依元帅。

石守信　徐能过来！

徐　能　在。

石守信　后堂傳話，請花、戎二位小姐冠帶起来，听候拜堂。

徐　能　遵命。（下）

石守信　花幼瑾，贊礼上来！

花幼瑾　是。伏以：

　　　　一塊沉香木，

　　　　雕刻一馬鞍；

　　　　新人朝上跨，

　　　　步步保平安。

　　　　动乐！攙新人拜堂！

〔二丫环攙花艳芳、戎小倪上，与蘭孝先拜堂介〕

花幼瑾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二丫环攙花艳芳、戎小倪下，蘭孝先随下〕

石守信　二堂备酒，你我大家痛飲。

公孙健　飲酒之后，我們还要到洞房看看热鬧。

花　奴　“三天無大小”，可以去的。

众　　（笑介）哈哈哈……

〔同下〕

第三十五場

花　柳　(內)啊哈！(上)

今天是我們花小姐跟戎小姐入洞房的日子。这位戎小姐的根底我不知道。單說我們这位花小姐，当初与这位藺狀元，在她們家書館里，自由往来，非只一日，鬧得滿城風雨，可是就瞞着太老爷一个人。我花大叔为她們这件事，还挨过打，罰过跪，頂过磚哪！后来太老爷还把我花大叔赶出門外，入了山寨。鬧得这么乱七八糟，都由一个"色"字。我們小姐自从藺相公走后，尋死覓活的假充正經人。今天晚上洞房就好比科場，太老爷好比主考官，究竟如何，咱們当面試驗，自然有个水落石出。我得看看这个紅花热鬧去。(下)

第三十六場

〔二丫环攙花艳芳、戎小倪上，藺孝先隨上。二丫环下〕

藺孝先　啊，花家表妹，今日到了洞房，怎么你倒不言不語，这样的客气起来了？

〔花艳芳擋袖羞介〕

藺孝先　(背供介)哎呀！她倒裝起来了。

戎小倪　公子，你还認識我嗎？

藺孝先　啊！这位娘子仿佛在那里会过，怎么一时想她不起？

〔花柳、花幼瑾、戎飞雄、公孙健、花奴啃上，在洞房門外听介〕

戎小倪　我这件"梅絳雪"是誰送我的？

藺孝先　噢！是我。

戎小倪　誰贈你銀兩，又是誰放你逃走的哪？

蘭孝先　不錯，是你。

戎小倪　看来，你眞是个忘恩負义之人哪！

蘭孝先　娘子，不要生气，小生一时忘記，千請恕罪！

花　柳　（背供介）这一定也不是新的。

戎小倪　原来花家姐姐也曾許过你呀？

蘭孝先　你哪里知道，我二人早已訂就婚姻了。

花艳芳　住了！那个与你訂过婚来？

花　柳　得！力巴赶車——翻啦！

〔公孙健、戎飞雄、花幼瑾、花奴、花柳进洞房介〕

公孙健　今乃大喜之日，一刻千金，十分宝貴，糊里糊塗的安歇了吧！

花幼瑾　妹子，別說啦，留点兒面子，大家都好看。

花　奴　那还不是你这奴才鬧的，把为父气坏了！

花幼瑾　你老人家不必生气，我表弟已然画了供啦，还有什么說的？

狐狸仙　（內）列位休吵！

公孙健　半空中怎么有人說了話了？

花　柳　拿弓箭来，放他一箭。

狐狸仙　（內）慢着放箭，我来也！（上）

（唱）劝列位休得要喧嘩叫嚷，

公孙健　你是何人？

狐狸仙　（唱）靜听我把当年事細說端詳。

公孙健　你快些講来！

狐狸仙　（唱）那一日众姐妹一处游逛，

都只为吃醉酒睡臥道旁。

公孙健拿住我用繩捆綁，

多亏了藺恩人救奴一場。
因此上变化了小姐模样，
黑夜間到書館偸会藺郎，卿卿我我、我我卿卿、
就暗度了陈倉。
到后来保恩人京途路上，
我家女贈銀兩又訂鴛鴦。
我把那从前事一一言講，
梅絳雪为媒証万古流芳。

〔火彩。狐狸仙下〕

花　奴　原来是大仙講言，我等望空一拜。

众　　　我等望空一拜！（拜介）

花　奴　天已亮了，你我大家前厅一叙。

众　　　請！

〔尾声，同下〕

統一書号：10071・238
定　价：(7) 0.48 元